

一回 王宜寿

生儿受尽分离苦 得梦寻亲会合奇
千重肌血受胞胎，十月怀耽岂易哉。
情实片言违主意，羁栖两纪受身灾。
不因梦里腾云去，争得山边避雨来。
子母如初天理在，晚生甘旨且相陪。

人生一夫一妇，名为一马一鞍，娶了姬妾，便叫做分情割爱。但娶妾的甚有不同：有一等富贵之家，专意贪图美色，纵欲求欢，不惜千金买娇娥者；有一等膝下无儿，希图生育，多置媵妾，不仅仅思供耳目之玩者。无奈妇女之流，不识轻重缓急，一味吃醋研酸，做出许多榜样。那为丈夫的，一来爱惜名节，二来以妇女不好十分较量，渐渐让一个惧内的头目成了。

我朝有个总兵，姓纪名光，号南塘，是个当世名将。灭虏寇，杀倭夷，无不指挥如意；遣兵将，相形势，何尝差错分毫。不合当日把个公郎做了先锋，临阵偶然失事，军实难庇护，就学那韩元帅斩子的故事，将来绑出辕门，梟首示众。夫人不及知，不曾出来力救，闻之，止有悲痛哽咽，怨恨不已。后无子嗣，再不容他娶妾。总兵杀了亲儿，也难好对夫人强求，但隐忍畏缩，无后承宗，怎免得不孝之名？古语道得好：娶妾谋诸妻，必不得之数。怎使守定死路，不去通融？遂私立别馆于外，另娶娇娃，连生二子，渐已长成。

一旦，总兵六旬，大张寿筵，亲朋毕集，一时高兴，私令两个儿郎，假装做朋友之子，家来祸寿。夫人年老无儿，看见甚是欢喜，引他在膝前嬉耍，这两个儿子忘其所以，不觉顺口叫出一声“爹爹”来。夫人随即怒目圆睛，说道：“这孩子好没分晓，别人爹娘，如何胡乱称呼！”内里丫环也有预知是老爷公子，口快的露个风声，就如火点百子爆，咕咕聒聒，吵闹惊天，吓得两个小官人，没命的望外边一道烟溜了。夫人急忙传令，打轿亲追。还亏了总兵平日军威严肃，无人敢来凑趣，只在衙内如春时雷电，轰轰寻个不已。正是：闺门只听夫人宣，阃外才有将军令。

幸喜得无无绝人之路，遇着夫人嫡弟正在标下做参游，早来称贺，总兵急促里，就在他身上讨一个出脱法子，道：“我因乏嗣，行权娶妾，今得子全家。汝姊不谅，又做出这等丑模丑样，真欲绝人祭祀！汝速去调妥：母子全收，策之上也；留子去母，策之下也。二者不可得，我决当以死争。先杀汝一家，大家都做绝户罢了！”

其弟正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委委曲曲，在夫人跟前再三劝解。夫人只当

耳边风，那里肯听？参游计无所施，只得下跪哀泣，说到“戮辱全家，父母不得血食”，略略有些首肯。参游登时回覆，即令一妾领了二子，一同进见。夫人尚逞余威，将妾痛责逐出，自口其子。总兵已先布置在外，仍旧将妾寄养，上下瞒得不通风。后来夫人去世，迎归同住，母子团圆，一生快乐。若使总兵终于惧内，不思活变，那得个儿子来庆生？后边若没个母舅做救兵，这娘子军发作，便大将也抵不住，大丈夫反经行权的事，定要相时，自立个主意，决不可随风倒舵。

今说个果山之隅，有一个富翁，姓王名基，表字厚重。家中积金巨万，积谷千仓，生平安分，乐守田园。娶了个妻室安氏，是个大族人家，有几分姿色，但性格严刻，又兼妒忌，十余年来，惟知：

鸳鸯稳宿销金帐，忘却生儿续后昆。

王基虽然有些惧内，儿子毕竟是心中要紧的，背地忧愁，闷闷不乐，每动念娶妾，又退缩不敢即形口齿。看看四十岁到来，须鬓已成斑白，亲族都来庆生，设席款留附饮，便乘醉淘洗心事，睨其妻说道：“我和你二十余年夫妻，口不缺肥甘之奉，衣不少绮罗之服，可谓快活过了半生。只是膝下半男只女都无一个，留下这许多家私，谁来受用？我们这副骨头，谁来收拾？死后逢朝遇节，谁来祭享？”两人说到伤心刺骨，到悲悲戚戚起来。安氏尚有大家风味，得一时良心发现，便道：“你如今年力未衰，尽可寻个生育，不必如此悲啼。

”王基听得，千谢万谢，忙忙走去，叫个媒妈妈替他讲说，寻个偏房。安氏私下密嘱：“不要寻了十分娆妖出色的。”媒妈妈领命而去。访得一个人家，姓柳，有女名柔条，年纪方才一十八岁。容貌端庄，举止闲雅。但见他：

眉儿瘦，新月小，杨柳腰枝，显得春多少。试着罗裳寒尚早，帘卷珠楼，占得姿容俏。

翠屏深，形孤袅，芳心自解，不管风情到。淡妆冷落歌声杳，收拾脂香，只怕巫云绕。

只是人家中等，父母都亡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，惟恐错过喜神，正要等个主儿许嫁，加之媒婆花言巧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自然一说就成。择日下些聘礼，雇乘花轿，娶过门来。王基一见，果然是：

妖冶风情天与措，清瘦肌肤冰雪妒。

百年心事一宵同，愁听鸡声窗外度。

安氏见之，口中不语，心内十分纳闷，好似哑子吃黄连，苦在心头谁得知？王基也只认他是紧惠的，私下与柔条乘间捉空，温存体贴，周年来往，喜得坐妊怀胎。安氏要儿心急，闻知有妊，解衣推食，毫无吝惜；祈神拜佛，无处不到。至十月满足，催生解缚，一朝分娩，果然天赐麒麟，满家欢天喜地。方显：

有个儿郎方是福，无多田地不须忧。

安氏急急去寻乳母，将来乳哺，日夜焚香祷祝，只求长大成人，取名宜寿，字长庚。那柔条亦思得子可以致贵，何尝虑着不测风波？彼此忘怀，绝不禁忌。忽一日，抱儿坐在膝上，与王基引诱嬉笑，安氏走过觑见，来到房中，想道：“我与他做多年夫妇，两个情深意笃，如胶似漆，不料如今这东西，把一段真情实意全都抢夺。日间眉来眼去，实是看他不得，夜里调唇弄嘴，哪里听得他过？如今有了这点骨血，他两人越发一心一路，背地绸缪。儿子长成，一权在手，哪有我的话（活）分？不如留了孩儿，打发这东西出门，不特目下清净，日后儿子也只道是我亲生，专来孝顺是稳的。”口与心中思量停当：

先定分离计，来逐意中人。

一日，对着柔条说：“我向因自己肚皮不争气，故没奈何，讨你借个肚皮，生个儿子。今儿已及周，乳哺有人，你的事已完局，用你不着了。我拣选个好人家嫁你去，一夫一妇，尽你爱用，免得误了你半生。”柔条一时闻言蹙额，对主母道：“娶妾原为生儿，妾如不孕，去妾无辞；今有几周余，如何有再嫁的道理？妾又闻女训云：‘好女不更二夫。’妾虽不肖，决难奉主母命。”安氏尚道他是谦词，又对着他说道：“俗语云：‘只碗之中，不放双匙。’又说：‘一个锅里两把杓，不是磕着是蹦着。’我和你终在一处，必至争长竞短，不如好好开交，你可趁了后生，又可全我体面。倘执拗不从，我却不顺人情，悔之晚矣！”柔条泣曰：“身既出嫁，理无退转。儿已庆生，逐母何因？生死但凭家长，苦乐不敢外求，惟愿大娘宽容。”安氏听他不肯去，如火上加油，焦燥了不得，即将柔条首饰衣衫尽情剥去，竟同使婢，粗衣淡饭，略无顾恤，不过借此措勒，要他转一个出嫁的念头，谁知他受之安然。那安氏又放出恶肚肠，一应拖泥带水、粗贱生活，折罚他做，少不如意，又行朝打暮骂，寻闹一个不已。

一时凶狠实哀哉，平日恩情何在也。

柔条只是情愿忍耐，再无退言，安氏也无缝可寻，时时但闻恨恨之声。不期一日，宜寿走到亲娘面前，倒在怀里，哭将起来，诚所谓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的真情。柔条不觉伤心，失声号泣，惊动了安氏。好一似老虎头上去抓痒，发起凶性，执杖而骂道：“小贱人！好意叫你出嫁，你又撇清卖乖。如今拐骗儿子，用个主意，莫非要设心谋害？这番决难留你！”登时逐出门来，不容停留半刻。那个王基也不知躲在那里，就如与他毫不相干一般。柔条走出门来，上无亲，下无眷，竟似乞婆一般，身无挂体衣裳，口无充饥米粒。

昔作闺中女，今为泣路人！

幸得王家族里，有个王员外，平生仗义，扶危济困是他本念，目击家中有此不

平之事，忿忿的要学个苏东坡谏诤柳姬，去解劝一番。又思量道：“妒妇一种，都是那些委靡丈夫时常不能提醒，以致些小醋时，反假意任做取笑，又思一味欺瞒，百般招服，惯了他的性子，只晓得丈夫是好欺的，不管生死，遇着有事，声张起来，丈夫又怕坏了体面，遮遮掩掩，涂人耳目。容纵已不成模样，我如何便以舌争？不如且收留他家来安顿，免得外人耻笑。且待他儿子长成，慢慢再与他计较，两个会合罢了。”教个使用婆子去领了回家，随常过活。不觉光阴如箭，宜寿日渐长大，家中替他说亲，请个先生教读诗书，恩抚备至。宜寿也不知嫡母之外，还有个生身母亲。王基也日就衰老，有子承宗，心满意足，对柔条也不在意了。无奈安氏胸中怀着鬼胎，时刻防闲。访问得这冤家留住本族家里，全怕人引他儿子去见，无事生事，去到那家，寻非作闹，絮絮烦烦，日夜不休，他家甚觉厌烦。柔条安身不稳，说道：“何苦为我一人，移累他家作闹。”依先走出，东游西荡，经州过县，直到凤凰山下，一所古庙安身。日间采些山草去卖，夜间神前栖宿。天青月白之下，仰天呼号：“宜寿，宜寿，知儿安否？知母苦否？”哀泣之声彻於四境。

偶遇梓童帝君云游八极，看见凤凰山瑞霭森蔚，倘佯于其间，闻而恻然，就本山之里域，问其来历。里域一一奏知帝君。帝君曰：“有此怨妇，何忍见之？有儿无望，何为生为？可怜凡夫昏昧，境界隔绝，夫人指迷，以至如此。吾将登宜寿于觉路，而与之聚孤乎！”遂题诗一道：

寻幽缓步凤山阴，惊见贫婆凄惨真。
有时念子肝肠碎，无计营生珠泪倾。
日采山花同伯叔，夜栖神宇恨王孙。
广行方便吾曹事，忍见长年母子分。
劳君竟往果山而来，寻访宜寿。

此时宜寿也有廿余岁，娶妻张氏，相得甚欢。不过二年光景，已生儿清秀，看看周岁。宜寿正与妻子对膝抱弄，怎奈张氏把丈夫前因往迹，件件明透，向恐婆婆严切，吞声不语，此时触景伤感，不免一五一十都向宜寿说了。宜寿惊心大恸，埋怨妻儿不早说破，即日便将家事付托于妻子，也不与爹娘禀告，单身就道，寻访生身之母。

到一市镇，人人下礼问去向；遇一庄村，个个陪笑探虚实，那见有些影响？宜寿又自想道：“他是女身，怎能走得远路？或在附近四邻乡村存身，不如回转细访。家中父母知他私出，又着人四下追求，遇见宜寿，劝他回程。宜寿只得转来，一路求神问卜，朝思暮想，凄惨已极。正好帝君驾云而来，观见他苦楚景状，因而托彼一梦，梦中指点他该经过的地方，某处登山，某处涉水，明明令其牢记。宜寿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正是：

分明指与平川路，不必奔波逐去程。

宜寿打发家人先回，仍依着梦中路程，逐程而去。走到一处，果然与梦中历过的境界相合，心中暗喜，猛力前奔，免不得晓行夜住，宿水餐风，望路而行。逐程风景无心恋，贪望慈帏指顾中。

一日，走到凤凰山下，倏然一阵狂风大雨，前无村舍，后少店房，刚有一间古庙坐在路侧，挨身而进，避这风雨。抬头瞻仰庙宇，却是本山土地之神，整冠端正，拜祷神前。忽然见一老妇，背一捆山柴，跑进庙来，放柴在地，看见一人跪着，听其声音，又是同乡，追思旧士，想念娇儿，高叫“宜寿”数声。宜寿急促回看，却是一个老妇，连忙答应，转身细认，吓得柔条反呆了脸，开口不出，倒去躲了。宜寿仓皇失措，觉得自己轻率，深为懊悔。那柔条亦一时着急，不暇辨别。及至过了一会，追念声音，模拟面貌，着实有些动念，从新走来致意。宜寿便将远地寻母的缘故，细细说明，又问他因何只身在此？柔条也将生儿被逐的出迹，一一诉说。两人情景，适合符节，子抱母，母抱子，痛哭伤情。

踏破草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两人相携，依路而归，不觉到了家门。其时王基二老已是昏耄，媳妇带了孙儿，拜贺于庭。一家团圆，和气盈满，叩谢神天，永载不朽。若使王基不萌娶妾之念，焉得有继统之人？只是后来也该竭力周旋，不宜任他狠毒。若是柔条不生此子，谁肯登高涉险，踽蹶而趋，感动神灵，指引会合”故为丈夫的不可学王基，为子的不可不学宜寿。

骨肉摧残数十秋，相逢全在梦中游。

当年不解承宗嗣，安得孤身返故丘！

二回 明青选

说施银户限 幻去玉连环

熔冶阴阳天地炉，达人弹指见虚无。

□图秘授长生诀，铅汞经营出世术。

奉使蟾蜍诬帝子，还携环佩证仙徒。

清风两袖知何处，玄鹤翩翩去紫都。

世间拘儒，每每说起怪幻之事，便掩耳以为不经之谈，不知古来剑客飞仙，若昆仑奴、妙手空空儿之流，何代无之？但其间或为人抱负不平，或为人成全好事，纯是一团侠气激发，却於自己没一些利欲，故垂名千古。若徒挟着幻数，去掠人财物，这终是落了邪魔外道。然据他那术数演起来，亦自新人耳目。就如嘉靖年间，有一个大金吾，姓陆名炳，名重当朝，富堪敌国；艳妾名姬

，如翠屏森立，好似唐朝郭令公一样。时逢中秋佳节，排列筵宴，那金吾在庭前玩月，挟着姬妾们，吹弹歌舞，且是热闹。忽见一个力士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从空而下，突立庭前。那金吾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所在都是高墙峻宇，且外宅营兵四下巡守，此人如何得到这里？”便立起身来，延之上座，欠身问道：“力士能饮乎？”答道：“我非为饮而来。”金吾道：“莫非欲得我侍妾，如故事乎？我处姬妾颇多，但恁尊意择之而去。”力士摇首道：“非也！”金吾道：“即非为此，明明是来代人行刺了。我陆炳亦是个好汉，并不怕死，只要说个明白，可取我首级去！”力士又摇着头道：“非也！”金吾道：“既非为此数件，突然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力士道：“我只要你那一颗合浦珠。”金吾想道：“向日李总兵曾送我一珠，也叫道什么合浦珠，但我并不把这珠放在心上，恁侍妾们拿去，实不知落于何人之手。”那些侍妾们齐道：“珠到各人所蓄颇多，但不知怎样的便叫做合浦珠，叫我们那里去查来？”那力士便向袖中摸出一颗来，道：“照此颗一样的。”侍妾们一齐向前争着，内有一妾道：“这珠却在我处。”那妾径去取来递与金吾，金吾递与力士，力士不胜欢喜，把手拱一拱作谢，便化一道彩云而去，岂不奇绝！

如今还有个奇闻，是当今秀士，姓明名彦，字青选，四川眉州人。自幼父母双亡，为人天资颖悟，胸尽自渊博，但一味仗义任侠，放浪不羁，遂致家业罄尽，无所倚赖。好为左慈、新垣平之术，只恨生不同时，无从北面受教。闻得岳州地方有个异人，姓管名，字朗生，精於遁炼之法。明彦想慕此人，收拾此行囊，独自一个搭船到岳州。那管踪迹不定，出没无常，明彦寻访半年有余，并没下落。心下昏闷，无处消遣，闻洞庭湖边有岳阳楼，乃吕纯阳三醉之所，前去登眺一回。只见满目江景，甚是何人，遂题诗於壁：

楚水滇池万里游，轻舟重喜过巴丘。

千家树色浮山郭，七月涛声入郡楼。

寺里池亭多旧主，阁中杖履若同游。

曾闻此地三过客，江月湖烟绾别愁。

赋毕下楼，趁步行了数里，腹中觉有些饥渴，一路都是荒郊僻野，那得酒食买吃。又行数里，远远望见一茂林中，走出一童子来，手中携着一个篮儿，里头到有些酒肉在内。明彦向前，欲与童子买些，那童子决然不肯。明彦道：“你既然不肯卖，可有买处么？”童子指着道：“只这山前，便有酒家，何不去买些吃？”明彦听说大喜，急急转过山后，只见桃红柳绿，闹簇簇一村人烟，内有一家，飘飘摇摇挂着酒帘。正是：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明彦径到酒家坐定，叫拿酒来。那酒保荡了一壶酒，排上许多肴馔。明彦心中

想道：“身边所带不过五百文，还要借此盘缠寻师访友，倘若都吃完了，回到下处把些什么来席日？不吃又饥饿难忍。”正在踌躇之际，忽有一个道士，头戴方竹冠，身穿百衲衣，手中执着拂尘，也不与明彦拱手，径到前席坐定。明彦怪他倨傲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斟自饮。那道士倒忍耐不定，问道：“你这客官，是那里人？”明彦道：“我四川眉州人也。”道士说：“来此何于？”明彦道：“寻师访友。”道士说：“谁是你师父？”明彦道：“当今异人管朗生。”道士说：“什么管朗生？”明彦道：“管师父之名，四方景慕，你是本地人，倒不知道，也枉为一世人。”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不曾见异人的面，故只晓得个管朗生。”明彦听他说话，倒有些古怪，心中想道：“当日张子房圯上遇老人进履，老人说：‘孺子可教。’便授以黄石秘书，子房习之，遂定天下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’这个道士倒也不要轻慢他。”遂竦然起立，把盏相敬道：“愿师父一醉。”道士说：“我知你身边所带不过五百文，何足醉我？”明彦吃了一惊道：“我所带之数，他何由知之？必是不凡之人。”问道：“师父将饱几何，才可致醉？”道士说：“饮虽百斗，尚未得醉。”明彦道：“弟子身边所带，不足供师父之醉，奈何！”道士说：“不妨，我自能致之。”那道士将桌上噓一口气，忽然水陆备陈，清醕数瓮。明彦看了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师父果然不凡。”愈加钦重，执弟子之礼甚谨。那道士那里睬他？也不叫他吃些，只是自己大嚼。不上一杯茶时，桌上菜蔬，瓮中美酒，尽数吃完，不留丝毫，径往外走。明彦一把扯住，道：“师父那里去？挈带弟子一挈带。”道士说：“你自去寻什么管朗生去，只管来缠我，可不误你的前程？”明彦只是扯住不放道：“师父既有此妙术，毕竟与管师父定是同道中人，万乞师父挈带同行，寻管师父所在，就是师父莫大功德。”

原来那道士就是管朗生，只不说破，特特妆模做样，试他的念头诚也不诚。那道士见他果然出于至诚，便道：“我虽不认得什么管朗生，你既要寻他，可跟我去，须得一年工夫，或可寻着。你若性急，请自回去。”明彦道：“寻师访道，何论年月，但凭师父指引。”道士说：“今先与你说过，倘或一年找不着，你却不要埋怨我。”明彦道：“就是再多几年，总不埋怨着师父。”道士说：“这等，便可随行。”明彦见道士应允，不胜欢喜，将身边五百文还了酒钱，只见道士所执拂尘失落在桌上，明彦搦在手中，随了道士出门去。

那道士行步如飞，那里跟的上？行不了十余里，转一山湾，忽然不见了道士。天色已晚，前后又无人家，明彦一步一跌，赶上前路找道士，那里见些影儿？走得肚中已饿，足力又疲，远远望见山头上有一小庙，明彦只得爬上山去，推开庙门，蹲坐一会。约有二更天了，只听得四山虎啸猿啼，鬼嚎神哭，孤

身甚是恐惶。道士还要他坚忍性情，又变出些可畏可惊之事历试他。忽来敲门，明彦听得似道士声音，不胜欢喜，连忙开门，只见一只老虎，张牙舞爪，跳进门来，唬得魂不附体。

萧然变魂，暮夜黯如幽隐。听见驱万树，猛咆哮近身。舞利爪如掷刀，排钢牙便似那列戟，颠狂惊杀人。纵做朱亥圈中也，怎当他那金睛怒逞。瘦弱书生，恐这样形躯不入唇。

明彦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得躲在庙门后，却有一根门闩，将来抵挡他，却被那孽畜一口衔去，丢在山下去了。明彦又无别物可敌，止有道士拂尘在手，那孽畜赶将过来，明彦只将拂尘一拂，那孽畜便垂首摇尾而去。明彦道：“这道士真有些神奇，难道这一个拂尘儿，大虫都怕他的？”

说也不信，正在赞叹之际，只见一阵狂风，一个黑脸獠牙的跳进来。明彦道：“苦也。这番性命怎生留得住！”

飘零力尽，经旬##。奔波苦楚，黑鬼侮行尘。道是张飞现形。这壁厢却不是尉迟公，从今再闻这些狰狞行径。不念岐路，马足伶仃。莫缠他、天涯吊影身。明彦左顾右盼，无有安顿之处，只得躲在神像背后，口中叫：“神明救我一命，日后倘有发迹之时，决当捐金造庙！”那黑鬼那里肯饶他，直奔到神像之后来擒明彦。明彦死命挣定，也把拂尘一拂，那黑鬼酥酥的放了他，嘿嘿而去。明彦自此之后，信服道士如神明一般。乱了一夜，看看天亮，出了庙门，再去寻那道士。又翻了几个山头，望见竹林甚是茂盛，内有大石一块，明彦就在石上一坐，身体困倦，不觉的昏昏睡了去。那石头却也作怪的紧，突的一边，把明彦翻倒在地。明彦惊醒，石头不见，却见那道士端坐在那石块上。明彦见了，不胜欢喜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倒身就拜，那道士动也不动。明彦将夜来苦楚，细细说了一番，道士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也！我叫你不要跟来，如今受这许多苦楚，着什么要紧！”明彦道：“只要师父找着管师父，便再受些苦，也是情愿。”道士看他诚心可嘉，便直对他说：“你要寻甚么管朗生，一百年也找不着，你便将我权当当管朗生何如？”明彦已悟其意，又复拜恳道：“弟子愿悉心受教。”道士从从容容身边取出一个小囊来，囊中有书数页，递与明彦，明彦跪而受领，喜出望外。道士说：“我身如野鹤，来去无常，此后不必踪迹于我，但将此书寻一僻静所在细细玩讨，自有效验。日后另有相见之期，不可忘却了这拂尘儿。”言毕，化一道清风而去。明彦望空又拜，拜毕，寻路而行。

行不数里，有一小庵，庵中止得一个老僧，甚是清静。明彦向老僧借住，将此书细玩，前数页是炼形飞升，驱雷掣电的符咒；后数页是烧丹点石的工夫。明

彦看了道：“如今方士辈，动以烧炼之术走谒权贵，以十炼百，以百炼千，阿谀当时，岂不是个外道！若果炼得来，用得去济得人饥寒，解得人困厄，庶几也不枉了行道的一点念头。”整整坐了四十九日，把这书上法术，一一试验得精妙。于是遍游江湖，那些公卿士夫，也都重他的坐功修养。

一日，云游到鄱阳湖口，远远望见一个妇人，手持白练，将缢死树上。明彦便动了那恻隐之心，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忙跑上前，且喜那妇人尚未上吊。明彦道：“你这女客，何故如此短见？”那妇人便含着泪，向前叩礼道：“仙客在上，妾也处之无可奈何。妾夫周森，手艺打银度日，被匠头陈益，领了宁府打首饰银三千两，雇妾丈夫帮做。岂知陈益怀心不良，将宁府银两尽行盗去，见今发落有司缉获。妾夫亦被陷害，拘禁囹圄，鞭打几毙，想这性命料也拖不出。丈夫不出，妾依何人？不如寻个自尽，倒得干净。”言讫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

信乎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明彦见那妇人哽哽咽咽哭不住，又问道：“那宁府钱粮，你丈夫多少也曾侵渔些用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丈夫若果偷盗，妾必得知。若果偷盗，不远遁去，是飞蛾投火，自送死了，何曾见他有分毫来！”明彦道：“不须讲，我知道了。你且在树林深茂处躲着，自有晓报与你。”那妇人果潜身在茂林中，远远望见明彦口中念咒作法，不一时，起了朵云头，降下个狰狞恶煞的金甲神，拱手前立，听了他指挥一遍，复驾云而去。那明彦方才叫出妇人道：“我适才已召值日功曹，查得陈益挈家逃入海中，被海寇劫资，乱刀杀死，全家沉没。不然，我还要飞剑去砍他的头来，今不可得矣！就你丈夫的罪，我一一还要为他解纷开豁，你且回家静待，一月后可消释也。”那妇人倒身下拜称谢，不题。

却说那明彦，探听得宁王积蓄甚厚，便也存着一点心儿。一日，宁王当中秋之夕，宫中排列筵席，宫嫔缤纷，笙歌杂沓，庆赏佳节。因见月色甚好，吩咐撤了延宴，携了妃子，同登钓月台上玩月，诗兴陡发，便叫宫嫔捧着笔砚，题诗一首于台上。

翠壁瑶台倚碧空，登临人在广寒宫。

峨眉未作窗前画，吴楚遥添镜里容。

大地山河归眼底，一天星斗挂帘东。

士人应喜攀蟾易，十二栏杆桂子红。

吟罢，夜深人静，月色逾加皎洁。那明彦略施小术，将自己化作一个童子，把拂尘儿向空一丢，变做一只玄鹤。正值宁王酣歌饮之际，忽见月宫门开，兴彩倒射中，有一童子穿青衣，跨玄鹤，冉冉从空而下。直至王前，稽首道：“我主娥，致祝太王、妃子，千岁！千岁！”王与妃子不胜骇异，起身回礼道

：“你主乃天上仙娥，我乃人间凡质，有何见谕，差你下来？”童子道：“我主并无他说。因殿前八宝玲珑银户限岁久销铄，非大王不能更造，愿为施铸，当增福寿。”宁王见此光景，敢拂来意？欣然应允，道：“此事甚易，但须示之以式样，我当依样造奉。”童子解开小囊，拿出一条长绳道：“式样在此。”王命妃子量来，计长一丈一尺，阔厚各七寸。王收了此绳道：“仙童请返报命。”童子又道：“必须良工巧制，庶堪上供，不然恐徒往返不用。当于来月十五完工，即有天下力士为取也。”言毕，复翩翩乘玄鹤凌空飞入月宫，宫门闭。五与妃子极口称奇不已，回宫安寝去了。

次早上殿，集了大小宫臣，备说此事，那宫臣俱各称贺。独有个孔长史，是山东济南人，从容向前曰：“月宫乃清虚之府，岂有范银为限之理？此必妖人幻术，为新垣平玉杯之诈以欺殿下耳，愿殿下察之。”王听说，未免有些疑心，未即兴工铸造。

迟了两日，十八之夜，月门忽开，童子又跨鹤下来道：“银户限未铸，大王疑我为幻乎？我主以大王气度慷慨，特来求施，若大王违旨，我当回奏我主，必遣雷神下击，薄示小警，那时恐悔无及矣！”言毕，复飞去。

王又迟疑数日，果然风雷大作，雷电击碎正殿一角。王乃大恐，急捐银万计，发了几个内相，命即日兴工，限半月内完。这干内相领了银子，叫到了十几名银匠，要铸这银户限。只见银匠中走出一个来：“禀公公，小的们止会打首饰，制番镶，若要铸这银户限，须得个着实有手段把得作的方好。”内相道：“你们如今晓得那个有手段，开名来！”众银匠道：“除非是前此犯事在监的周森，果然有些力量。”众内相就禀了宁王。

宁王下令与有司，取监犯周森。周森闻取，又不知为什么事，大大怀着一个鬼胎，到府前方才晓得要他铸银户限。他便心中也动了个将功折罪的念头，便欢忻踊跃见了内相。一例儿领着众人，装塑子，整垆罐，整整忙了十个日夜，果然铸得雕镂光莹，献上宁王。宁王大喜，又加异宝，四围镶嵌。限缝之中，却少一环。王对妃子道：“前年上赐一环，道是暹罗国王所贡，凡人佩之，暑天能使身凉，寒天能使身暖，乃是希世奇珍，不是凡间所有，何不取来系在上面！”料理已备。恰好又是九月初一日。宁王升殿，大集宫臣，叫力士取出银限，与众宫臣观看。人人喝采称庆，那孔长史只是摇着首道：“决无此事。”王笑道：“公读书人，终是拘泥常见。两度鹤降，我与妃子明明共见，岂有差错！”那长史不敢强辨，默默羞惭而退，从此与王不合，遂告病回家去了。一连几日，早已十五夜了，王与妃子仍坐台上，候童子下来。只见天门大开，童子复跨鹤下来，稽首王前。宁王道：“户限已成，计重百斤，恐非天下力士不能负去，仙童单身，何能致之？”童子俯首前谢，只是那玄鹤张喙衔之，凌空飞

上，如飘蓬断梗，旋舞云中，不劳余力。王与妃子倒身下拜，称羨不已。次日有司进本，有福建三人获到陈益盗去宁府银三千两解纳，及点名查验，止银三包，解人忽然不见。宁王阅本道：“哦！这周森真无辜了。况前日银户限，也曾用着他。”一面就令有司释放不题。

却说那周森妻子也知丈夫出监铸银户限，欲要见一面，争奈王府关防，封锁得铁桶相似，苍蝇也飞不进去。归家又哭了几日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那道人原许我一月后，便见晓报，终不然又成画饼了？”正是悬望之际，只听得外面敲门，开来看时，却是丈夫周森。夫妻一见，抱头大哭，哭个不止。那周森把月宫要银户限，三人获着陈益盗银，及查验一时不见，并自己得放的缘由，说了一遍。他妻子也把道人救了他命，还要力为解纷开豁的根苗，也说一遍，骇得他夫妻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这分明是神明见我们平白受冤救我们的。”双双望空就拜。只见云端内飘飘摇摇飞下一个柬帖来，上写道：

周森幸脱罗网，缘妻某氏志行感格，故全汝夫妇。今可速徙他乡，如再迟延，灾祸又至。那周森夫妇看了，连夜远遁，逃生去讫。

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却说那明彦略施小术，救了周森夫妇，又将银户限去下八宝，用缩银法，万数多银子，将来缩做不上十来两重一条，并八宝俱藏在身边，道：“可以济渡将来。”一日，云游至山东济南府地方，寻寓安歇。那店主人道：“师父，实难奉命，你且到前面看看那告示。”明彦看时，只见上写道：

济南府正堂示：照得目今盗贼蜂起，每人（每）潜匿城市，无从觉察，以致扰害地方。今后凡有来历不明，面生可疑之人，潜来借寓，许歇家即时拿送，即作流贼，定罪。倘有容隐，重责五十板，枷号两月，决不轻贷。特示。

明彦看了，便冷笑道：“何足难我！以我的行藏，终不然立在路（露）天不成！”

易了服正行，见座栅门上，有一面小扁，写道“王家巷”，巷内闹哄哄一簇人围住了一家人家。明彦也近前去看，只一个小妇人，一个老婆子。那婆子摊手摊脚，告诉一班人道：“列位在上，咱这门户人家，一日没客，一日便坐下许多的债，加五六借了衙院本钱，讨了粉头，本利分文不怕你少的。不消说，只开门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盐，酱、醋、茶，那件不靠这碗水里来？你守着一个孤老，妆王八醋儿，不肯接客，咱拼这根皮鞭断送了你！”一五一十骂个不住。那小妇人只是哭哭啼啼，一声也不做。这些看的人，也有插趣点掇的，也有劝的，纷纷扰扰，不一时也都散了。

明彦便悄悄问那鸨儿道：“你女儿恋的是谁？”鸨儿道：“是孔公子。”明彦道：“莫非孔长史的儿子么？”鸨儿道：“正是。”明彦暗道：“那孔长史虽

然在宁王面前破我法术，然亦不失为正人。如今看起来，不如将这桩事成就他儿子罢！”便对鸨儿道：“我如今要在你家做个下处。”便袖中取出十两雪花银，递与鸨儿。鸨儿笑欣欣双手接了，道：“客官在此住极好，咱这女儿虽则如此执拗，随他怎么，咱偏要挫挪他来陪客官就是。”明彦道：“我这也不论，况公子与我原有交。”鸨儿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咱家姓薛，这女儿叫做玄英，自从梳拢与孔公子相好以后，打死也不肯接客，为此咱也恨得他紧。”

当晚，鸨儿也备了些酒肴，叫玄英陪。玄英那里肯来？鸨儿得将酒肴搬到玄英房里，邀了明彦，鸨儿也自来陪。玄英见鸨儿在坐，不好撇得，只得也来陪。当下明彦也就把些正经劝世的话讲了一番。那鸨儿逢人骗般，随风倒舵，也插了几句王道话。那玄英心中暗想道：“有这般嫖客？莫非故意妆些腔套，要来勾搭不成？且看他怎么结局。”不言不语，也吃了几杯。那鸨儿脱身走出，悄悄将房门反锁了，暗想道：“若不如此，怎消得他这十两银。”那玄英便道：“足下也好请到外面安歇了。”明彦道：“正是。”要去开门，只见紧紧反锁上的。明彦故意道：“不然同娘子睡了罢。”那玄英道：“小妾不幸，失身平康，亦颇自嫫闺范，既与孔郎结缡终身，岂有他适？所以妈妈屡次苦逼，缘以孔郎在，不则一剑死矣！”

明彦听了道：“此真女中丈夫也！”便一拳一脚，登开房门，叫鸨儿出来道：“你女儿一心既为孔郎，不易其志，与那柏舟坚操何异？我明彦也是个侠烈好汉，岂肯为此产明勾当，有玷于人，贻讥于己？且问你家食用，一日可得几何？”鸨儿道：“咱家极不济，一日也得两数多用。”明彦道：“不难，我为孔郎日逐代偿罢了。”一对一答，整整混了半夜，鸨儿又收拾一间房，与明彦睡了。

到次日，玄英见明彦如此仗义，写一个柬儿，将情意件件开上，叫个小厮去接那孔公子。不一时，小厮转来道：“孔相公因老爷初回，不得工夫，先回一个柬儿在此。”玄英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日缘老父返舍，未获一叩妆次，彼此怀思，谅有同心。接札知明君任侠高风，而能神交尔尔，殆过于黄衫诸豪倍蓰矣。竖日谒诚奉谒，不既。

次日，公子果然来访明彦，感谢不尽。少顷，见一个苍头，挑了两架盒子，一樽酒。公子向明彦道：“意欲奉屈至舍下一叙，恐劳起居，特挟樽领教，幸宥简褻。”明彦也称谢不遑，就叫鸨儿、玄英四人同坐，他三人也都把肝鬲道了一番。明彦见孔公子是个风流人物，玄英是个贞节女子，便每人赠他一首诗，孔公子也答谢了一首。明彦从袖中摸出一颗珠子、一枝玉环赠他二人，二人俱各赞赏称谢。鸨儿一见，便眼黄地黑道：“怎这珠子多大得紧，好光彩射人哩。”明彦道：“这是照乘珠，夜晚悬在壁间，连灯也不用点的。”鸨儿便把

玄英扯一把道：“既蒙相公厚情，咱们到收这珠罢，好省得夜间买油，这是咱穷人家算计。”大家也都笑了一会。明彦便对公子道：“玄英为兄誓死不二，兄也该为他图个地步，或纳为如夫人，或置之于外室，使玄英得其所安，方是大丈夫的决断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弟去岁亡过先室，尚未继娶，如玄英之于小弟，小弟岂忍以妾分置之？但老父薄宦初归，俸余其淡，妈妈又必得五六百金偿债，是以迟滞至今，安有负订之理。”明彦道：“此说何难，弟当措千金为君完璧。”公子称谢道：“明早当即禀明老父，以听命也。”又吃了一会酒，大家散讫。

公子次早起来，那晓玉环遗在桌上，适值四方有些人来访，竟便出去迎接。孔长史多年在任，不知儿子学业如何，近来看那种书，一到书房，看见桌上一枚玉环。便惊讶道：“这是宁王府圣上所赐之物，前为妖人骗去，如何在此？”竟自拿了，公子一进门，便问他原故。公子初时也遮掩，被父亲盘不过，便把明彦原由说了一遍。孔长史也不做声，竟修一封书与同官。众官将长史书并玉环献上宁王，宁王惊讶，始信妖人幻术，即下令严缉妖人。

孔公子心中不安，若不说知，有误此人，况当日非此银完璧，并赠环珠，今不救走，非丈夫之所为也。竟来见明彦，将父在书房见环修书，同官奏缉妖人之事说知，叫其连夜逃去，勿留受害。明彦笑道：“吾见玄英贞节女子，公子风流人物，一时触动，仗义任侠，吾今本欲济人饥寒，解人困厄，如此用心，岂不望报！”正在徘徊，忽然一道清风，管师至矣。哈哈大笑道：“贤弟行事，与上天好生无异，无一毫私心，无一点欲念，真不负吾所传矣！但宁王严缉吾弟，此处岂可久留？”说罢，二人化作两道彩云，冉冉而去。孔公子、玄英二人知是神仙下降，成其姻缘，望空拜谢不迭。

一日，差官到长史家，着讨出妖人。孔公子及鸨儿受逼不过，只得拈香望空哀告，祝道：“神仙，你明明说解人困厄，今某等受此困厄，为何不来一解？”拜了又祝。不一时，只见云端内，飘飘摇摇……

三回 刘烈女

显英魂天霆告警 标节操江水扬清

系彼松柏，岁寒凌霄，挺节而弗私邪。吁嗟兮，凤友凰，鸣锵锵，胡为牖穿雀角，衅谤云张。吁嗟兮，万古心，一丝绝，维彼石泐，维彼江涸，而乃声光与斯湮没。我笑世人碌碌庸庸，无迹可树，无名可传，单只经营算计，愁衣愁食，为妻妾做奴仆，为儿孙作马牛，看看齿衰发落，空手黄泉。这样人，凭他子孙满堂，金珠盈筐，不得个好名儿流传千古，一旦死了，总与粪土一般。甚有高官显爵，受了朝廷厚恩，不思赤心报效，到去反面降夷，屈身臣虏。细细参

详，端只为儿女肠热，身家念重，恋恋浮生，决不肯提起一个死字儿，以致青紫无光，须眉少色。倒不如一个红颜女子，烈烈轰轰，视死如归，为夫君增气色，为自己立芳名，充他这念头，能为夫死节，必能为君死忠。只为皇天差了主意，不生他在青云队里，到落他在红粉丛中，岂不可惜！

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地方，有个刘镇，字元辅，原是武举出身，曾做宁波水总，现在军门标下听用，因住候潮门外南新桥大街。其妻颇娴女范，于天启二年七月廿二夜间，梦庭前老柏树，忽然化作青云一道，上天结成五色彩云，飞堕到他身旁，醒来说向元辅，不知主何吉凶。元辅道：“老柏乃坚劲之物，化作青云，结成五彩，倘得一子，必然青云得路，想不失为朝廷柱石，劲节清标，能与天地间增些气色。此梦定然是好的。”语未绝口，只觉身腹疼胀，到巳牌时分，却生下一个女儿，元辅道：“这梦如何应在女子身上？这也不明。”且喜此女生来自聪明伶俐，却又端庄凝静。十岁来的时节，唤做大姑。这大姑再不逐在孩子队中间行嬉耍，只是坐在母亲身旁做些针指。那母亲见他伶俐，先教他认些字儿，将那《孝经》教他读了，又将《烈女传》细细与他讲解一番。大姑道：“古来烈女，孩儿俱已领略一二，到是我朝人物，未曾晓得，求母亲指教。”那母亲将靖难时，惨死忠臣之女，约有九百余人，都发教坊为娼，不屈而死，如学士方孝孺，妻女贞烈，不能一一尽说。即如解缙、胡广二人，俱是学士，胡学士之女，许配解学士之子为妻。后来解缙得罪身死，圣上把他儿子安置金齿地方，胡广悔亲，要将女儿另配别人。其女割自誓，毕竟归了解家。侍郎黄观，夫人翁氏，也生两个女儿，因得罪死于极刑。圣上将翁氏赐于象奴为妻，象奴喜从天降，领到家中，要为夫妇。夫人道：“既要我为妻，可备香烛，拜了天地，然后成亲。”象奴欣然出外去买香烛。那夫人携了二女，同死在通济桥河下。这都是宦家之女，不必尽述，我且将本地百姓人家几个烈女说与你听。有个烈女，叫做许三姑，其夫青年入学，未嫁身死。许氏闻之，痛哭数日，满身私置油衣油纸，与母亲往祭灵前。痛哭一场，焚帛之时，将身跳入火中，油衣遍着，力救不能，遂死。这是景泰间远年之事。即近天启元年，梅东巷住有个沈二姑，其父沈子仁，把他许与于潜县中俞国柱为妻，夫嫁夫亡。其女在家，守孝三年，父母逼他改嫁，到三更时分，悄悄拜别父母，怀了丈夫庚帖，投河中而死。其时抚按题请建造牌坊，旌扬贞烈。有诗为证：

赴水明心世所奇，从夫泉下未归时。
萧郎颜面情何似，烈女存亡节忍移。
连理菱口鸳对唤，空山寂寞雉双随。
柏舟芳节留天地，薤露哀章泣素嫠。

其母讲解已毕，大姑便叹息一声道：“凡为人做得这样一个女子，也自不枉了。”其母看他年纪虽只是十岁，志向便自不凡，因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‘国难识忠臣。’男子之事君，犹女子之事夫；男子殉节谓之忠，女子殉难谓之烈。然忠与烈，须当患难死生之际才见得，故又云：‘愿为良臣，不愿为忠臣。’那患难死生，是恁么好事？只愿天下太平，做个好官；只愿家室和睦，白首到老。‘烈’之一字，用他不着便好了。”大姑道：“患难死生之际，那个是要当着他的？只是到没奈何田地，也须从这个字走去，才了得自己本分内事。”其母大加称异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女儿，后来毕竟能尽妇道的，但不知恁么造化的人家承受他去。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媒婆，来与大姑说亲。那大姑连忙避过了。其母问媒婆道：“却是那一家？”媒婆道：“是吴都司第九子，今住镇东楼下。”其母连忙去请刘元辅来说知。元辅道：“这个吴都司是我世通家，况小官又读书的，极好！极好！”媒婆见元辅已应允，如风一般去了。与吴都司说知，吴都司择定好日，率了儿子嘉谏去拜允。刘元辅见了女婿，十分欢喜。那女婿果是如何？看他：

举止风流，何异荀令之含香；仪容俊雅，不减何郎之傅粉。想其丰度，如此霞举，笔底自能生花。

拜望已毕，吉期行礼，把那钗环珠花、黄金彩缎，齐齐整整，摆在桌上。两个家人施了礼，递上一封婚启。元辅展开观看，那启云：

伏以七月瓜辰，金风荡银河之影；百年丝约，玉杵联瑶岛之姻。爰订佳期，周届吉旦，恭惟老亲翁门下：白雪文章，紫电武库。雕弧负橐，期清塞上风烟；彩笔登坛，会草马前露布。千军总帅，万里长城。挟策祖计然之奇，传范守班姑之诚。女嫔四德，门备五长。固宜乔木之兴怀，应咏桃夭之宜室。乃者弱儿，方惩戒鹄；甫令就傅，初识涂鸦。既生瓮牖之寒宗，又非镜台之快婿。赤绳系武，紫气盈庭。掷玉留款，宝细横眉倩丽；折花比艳，青梅绕榻盘旋。用涓吉以荐筐筐，敬修盟而联秦晋。

刘把总接了婚启，收下礼物，款待行媒已毕，徐徐捧出康帖、鞋袜诸礼，亦修答启一函。启云：

伏以高媒作合，已纳吉而呈祥；大赋惠施，荐多仪之及物。占叶凤鸣，光传鸾影，恭惟老亲翁门下：山川献瑞，星斗腾辉。类申甫之生神，膺国家之重奇。清平镇静，寝刁斗以无声；怀远保宁，偃旌旗于弗用。郎君袭六里之天香，石傍摹篆；弱息咏一畦之雪色，林下续胶。辱传命于冰人，盟谐两姓；赞分阴于乔木，欢缔百年。惟幸因可为宗，顿忘本非吾偶。谨伛偻而登谢，敢斋沐以致词。伏冀钧函，曷胜荣荷。

回礼已毕，自此两家时时通问不绝。那女婿吴嘉谏，加意攻书，十分精进。庚辰之岁，值许宗师岁考，上道进学，刘元辅不胜欢喜。吴家择定本年八月二十日，乃黄道吉辰，央媒之日，刘家亦忙忙料理妆奁，送女儿过门。时值五月初一，杭俗龙船盛发，大姑与母亲也往后楼观看，果然繁华。有词云：

梅霖初歇，正绛色、葵榴争开佳节。角黍名金，香满切玉，是外玳瑁罗列。斗巧尽皆少年，玉腕五丝双结。舫彩舫，见龙簇簇，波心齐发。奇绝。难画处，激起浪花，番作湖间雪。画鼓轰雷，龙蛇掣电，夺罢锦标方歇，望中水天，日暮犹自珠帘方揭。归棹晚载，十里荷香，一勾新月。

是时，母亲便推开两扇窗子，叫大姑观看。大姑却羞缩不敢向前。母亲道：“有我在此何妨。”大姑只得遮遮掩掩，立在母亲背后，露出半个庞儿，望着河里，好似出水的芙蓉一般。那看的人，越是蚂蚁样来来往往，内中有一个少年，也不去看船，一双眼不住的仰望那大姑。但见：

雪白庞儿，并不假些脂粉；轻笼蝉鬓，何曾借助乌云。溶溶媚脸，宛如含笑桃花；袅袅细腰，浑似垂风杨柳。真如那广寒队里婵娟，披香殿上玉史。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

那人看见这般容貌，不禁神魂飘荡。便想道：“这是刘把总家，一向听说他的女儿十分美貌，始信人言不虚。怎得与这女子颠倒鸾凤一场，便死也是甘心。得个计儿才好！”俯首一想，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那时大姑自与母亲说着话，微有嬉笑之容，又见那人不住的看，便与母亲闭上窗儿进去了。那人见有嬉笑之色，只道有意于他，不觉身上骨头都酥麻去了。

却道那人是谁？乃是刘家对门开果子行张敬泉之子，小名阿官。这阿官年纪二十余岁，自小油滑，专在街上做一个闲汉。他家有个豢奴，名叫张养忠。这养忠却住在刘把总右首紧贴壁。阿官道：“我家在对门，如何能得近他？除非到养忠家里住了，才好上手。”于是买了些酒食，又约了一个好朋友叫做宋龙，竟到养忠家来，摆下酒食，请养忠吃。那养忠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阿官备道大姑向他微笑之意。养忠笑道：“我有个笑话，说与你听：一个货郎，往人家卖货去。一个女子看他笑了一笑，货郎只道有情于他，想思得病，甚至危笃。其母细问原由，遂到这女子家中，问他笑的意思，果是真情否？女子曰：‘我见他自卖香肥皂，舍不得一圆擦洗那黑的脖子。’”大家听罢，一齐笑将起来。后人得知真情，作诗诮之曰：

虾蟆空想吃天鹅，贫汉痴贪骏马驼。

野草忽思兰蕙伴，鹪鹩难踏凤凰科。

养忠笑罢道：“那刘把总是老实人家，他女儿平日极是端重，我紧住间壁，尽是晓得。恐无此意，不可造次。”阿官再三说道：“他向我笑，明明有情于我

，这事须你做个古押衙才好。”因跪了道：“没奈何，替我设一个法儿。”养忠道：“只恐他无此意。若果有意时，这却不难。”阿官又跪下道：“果有何计？”养忠道：“我后面灶披紧贴他后楼，那后楼就是大姑卧房，晚间扒了过去，岂不甚易？”阿官大喜，便道：“今晚就去何如？”养忠道：“这般性急！，须过了端午，包你事成也。”阿官又跪了道：“等不得，等不得！没奈何，没奈何！”养忠道：“我在此居住，你做这事不当稳便。我原要移居，待到初六移了出去，你移进来住下，早晚间做事，岂不像意？”阿官道：“这都极妙，但只是等不得。今晚间暂且容我试试何如？”养忠只是不肯。阿官与宋龙只得回去，反来覆去，在床上那里睡得着？到得天明，又拿了一两银子与养忠，要他搬去。宋龙便插口道：“老张，老张，你这个情，还做在小主人身上还好，我们也好帮衬他，你不要太执拗。”养忠不得已，也便搬去。

过了端午，阿官移到养忠家里住下，叫宋龙在门首开个酒店，阿官在楼后居卧。天色已晚，宋龙排了些酒食，道：“我与你吃几杯，壮一壮胆子。”那阿官那里吃得下去？只管扒到梯上，向刘家后窗缝里瞧。只听得刘把总夫妻二人，尚在那里说话响，只得是扒了下来。停了一会，又扒上去张，只见楼上灯光，还是亮的，又扒下来。停了一会，又扒上去，只听得刘把总咳嗽一声，又扒下来。宋龙笑道：“这样胆怯心惊，如何云偷香窃玉？”看看半夜，听刘家楼上都睡着了，于是去挖开窗子，便钻身进去。那大姑是个伶俐人，听得咯咯叫有些响，便惊醒了，暗想道：“这决是个小人！”登时便穿了衣服，坐起床来，悄悄的听那足步在侧楼上移响。将近前来，使大叫：“有贼！有贼！”元辅夫妻听得说“有贼”，忙执灯上楼。那阿官也待要跳出窗去，足步踏得不稳，一交反跌下来。当时被元辅夫妻一把扯住，将绳子捆缚了，道：“我家世守清白，那个不知？你这畜生，夤夜人来，非盗即奸，断难轻饶！本要登时打死，且看邻舍面情，即把剪子剪下了头发，明日接众位高邻，与你讲理！”

那宋龙在间壁，听得阿官已被捉住，如何救得出来？慌忙去叫了世达、养忠。养忠道：“何如？不听我说，毕竟做出事来！此事如何解救？”宋龙急促里无法可施，只得将锣敲起，街上大喊道：“刘把总谋反，连累众邻，众邻可速起来！”这邻舍听得，却个个披衣出来观看，一齐把刘家门来打。元辅听见，下楼开门。不料宋龙、世达直奔上楼，抢了阿官出来，反立在街心，大喊道：“刘家女儿日里亲口约我到楼，如今倒扎起火囤来。”那大姑在楼上听得此言，不胜羞愧，道：“没有一些影儿，把我这等污秽，总有百口，没处分说。不如死了罢。”就把绳子缢死床上。

却说元辅夫妻正在门首，与众邻分青理白，众邻始悉根由，散讫。元辅夫妻上楼，只见大姑已缢死了。元辅道：“且不要做声，天明有处。”看看天亮，那

阿官尚不知大姑已缢死了，还摇摇摆摆，到元辅门前分说，被元辅一把扯进，拿绳捆了，伴着死尸，自己径往告府拘拿不提。

那时飞飞扬扬，一传两，两传三，传到吴秀才耳朵里。吴秀才正值抱恙之时，将信将疑，正要亲往打听，适值雷雨暴作，不能行走。次日，两更倾盆，一连六日不住。民谣有云：

东海杀孝妇，大旱三年。

钱江缢烈女，霪雨六日。

吴秀才忍耐不定，初九日只得扶病冒雨往探，只见正将入殓。时值天气颇热，寻大姑两眼大开，面貌如生，更自芬香扑鼻。吴秀才不禁称异，然这污口纷纷，心下还有些儿信不过，心思道：“我闻女子的眉发剪下，可搓得圆的。”乃讨剪子剪下，把手一搓，却自软软的，似米粉一般搓圆了。始信其贞烈，恸哭于地，力不能起。左右看的，尽皆掩袖悲咽，莫能仰视。却也作怪得紧，那大姑见吴秀才拜下，便把双目紧闭，流泪皆血，见者无不惊异。吴秀才举手将汗巾拭之，其血方止，更自香气袭人。同里钱长人有诗二首，赠云：

其一

死贞事之异，之子更堪哀。
荆棘须臾间，芳兰为之摧。
相蔑以片言，慷慨起自裁。
求之史传中，高行孰可埋。
庶几鲁处士，千载共昭回。

其二

自古忠臣了自心，从来节烈岂幽沉。
投环寂寂月照寝，绝口轰轰雷振林。
数日口颜神不死，双眸赤泪语无音。
香魂彻骨喷千古，弹指之间感昨今。

同郡柴虎虎臣，作《钱江刘娥词》一首吊之，曰：

钱江浩以澄，凤山高以凝。
江流山峙间，挺生实奇灵。
轰轰刘氏子，家门突有英。
三季公卿裔，帝王满汉京。
勋伐在皇朝，世居负州城。
阿爷百夫长，旗鼓总前行。
阿姥嫔壶范，壶内不闻声。
爷娘鞠一女，爱惜掌上擎。

自小端严相，肌肤如白雪。
娇羞弗敢前，□睐众尽折。
七岁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
十龄通经训，十三学组织。
十五调酒浆，女工咸有则。
左右侍阿姥，语言无苟疾。
张姓比邻人，妄觊窈窕看。
径托媒约言，来在爷娘侧。
云是第一郎，才貌不世出。
红丝天上系，鸳鸯宜作匹。
念是终身托，相做须慎择。
闻知少年郎，跌荡行叵测。
逊词谢媒妁，齐大非吾敌。
女又薄禄命，那堪执巾栉。
陈请既失望，耿耿菲朝夕。
有顷侦刘氏，酌酒定婚帖。
举家尽欢喜，女夫吴公子。
补邑博士员，文誉乘龙比。
纳吉展多仪，请期亦在迩。
视历岁庚辰，利在九月始。
爰整嫁衣裳，一切宜早理。
无赖张氏儿，愤怩狡媒起。
夙昔闻刘娥，天授多才美。
自小端严相，肌肤如白雪。
娇羞弗敢前，□睐众尽折。
七岁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
十龄通经训，十三学组织。
十五调酒浆，女工咸有则。
左右侍阿姥，语笑无苟疾。
以彼穿窬窥，矢心愿结发。
媒约拒不通，嘉偶阻咫尺。
楚材晋用□，枉作他人室。
甘心得一当，时哉勿可失。
况我逼处此，乘便势易为。

黄昏薄夜半，穴隙跳中闺。
欲效阳台梦，烂醉入罗帷。
处子惊遽起，疾呼知阿谁？
家人以贼获，间族正厥非。
仓猝难辨问，女心痛伤悲。
罗敷自有夫，乃为贼所窥。
昏夜入房闼，青蝇岂易挥。
爷娘掌上擎，常言爱弱息。
自小端严相，肌肤白如雪。
娇羞弗敢前，□睐众尽折。
七岁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
十龄通经训，十三学组织。
十五调酒浆，女工咸有则。
左右侍阿姥，语笑无苟痴。
行年二八余，中门鲜足迹。
先世清白遗，于飞卜嘉客。
无端遽嫌猜，胡然谢口实。
涕泪摧肝肠，气结语为塞。
扃户从雉经，一死矢天日。
爷娘出毋望，启视悬梁楹。
号痛莫救药，讷闻俱涕零。
幽愤动苍穹，风雨来震电。
气绝三日夜，容颜好如生。
瞪目仰直视，炯炯披双星。
夫家随哭赴，□□痛幽灵。
一见遽长瞑，流血达精诚。
若翁控所司，列状雪仇雠。
恶少善底诬，居间要贿赂。
覆盆不见察，法网漏吞舟。
士民抱愤叹，公论自千秋。
声冤吁明府，义激谁能私。
豪暴蠹贞良，瘴瘴堪倒施。
东海称孝妇，曹娥诵古碑。
处子徇节死，幽芳曷愧之。

作歌告来者，俎豆宜在时。
钱江流不浊，凤山常岖崎。
衣冠齐下马，兹是烈女祠。
男儿重大义，刘氏以为师。

却说张敬泉见儿子阿官情真罪当，难以脱逃，央了亲友，上门议处。许刘家二百两银子，把房契押馱。元辅起初决不肯。圈至府前，又央人再三求释，元辅只得含糊应之。且那状词，出于主唆丁二之手，府尊临审，把那状词看道：“这分明是个和奸！”元辅因有求和之说，又不甚力争，阿官又以利口朦朧府尊，遂以和奸断之。审断已定，只见那主唆丁二在家，蓦地头晕仆地，口作女音道：“我的贞烈，惟天可表，你缘何把我父亲状词改了七字，蔑我清操？我今诉过城隍，特来拿你！速走！速走！”言未毕，只听有铁索之声，须臾气绝而死。

那时合郡绅衿愤愤不平，齐赴院道，伸白其冤。院道将呈批发刑厅，刑厅请了太尊挂牌，于六月初九日会审。审会之日，人如潮涌，排山塞海而来。这翻刘把总比前不同，理直气壮，语句朗然，说的前后明明白白。两位府尊问已详悉，因断云：

审得张阿官无赖凶棍，色胆包天，窥邻女大姑之少艾，突起淫心，夤夜布梯，挖窗而入，随被大姑惊觉喊捉。刘元辅剪发痛殴，此亦情理所必然者。宋龙、张养忠闻知被执，不思悔过，反鸣锣喊骂，致令处女气愤投环。其为因奸致死，阿官固无逃于罪矣！刘元辅初供强奸杀命，自是本情，乃临审受饵，贪其二百金，遂尔含糊。且更有张自茂思党，亦受贿嘱，顶名宋龙，一帆偏证。在元辅因智昏于利，在自茂真见金而不有其躬矣。地方公愤，群然上控，灼知女死堪怜耳！阿官依律斩；张自茂受财枉法，冒顶混证，应从绞赎；宋龙、张养忠鸣金助喊，各照本律拟徒。

是日，审单一出，士民传诵，欢呼载道，感谢神明信。那时刘太尊亲制祭文，委官往奠。祭文附录于后：

赐进士出身、杭州府刘梦谦，委本府儒学教授张翼轸，致祭于故烈女刘氏大姑之灵曰：呜呼！此女之烈也。其遇暴，暴无玷也则烈。家人立擒。暴之党鸣钲诡厉之。女闻之，义不受污，遂潜自缢死。钲声未绝，而女已绝，其视死如归也则烈。死之后，其父惑于人言，故谬其词，供称和状。冤矣！贞魂不散，能作如许光怪，以自表异。俾一时大夫士以暨齐民，咸咎其父，而代为鸣冤，虽死而有未尝死者存，则更烈。呜呼！始予闻诸孝廉方君，谓此女死三日未殓，君亲往哭之，时盛暑，绝无秽气，面如生。其夫婿吴生吊之，初疑不拜也。尸见其夫，则血痕迸于眉目，观者数千百人咸泣。子闻之，泪盈盈承睫也。既

而大中丞洪公为予言：讼师丁二实教其父，谬供已成，丁二忽昼日见此女谪之曰：“汝改窜讼词七字，致我不白！”言示已，其人大叫，仆地而绝。子闻之，又攫然发上指，而女之大端见矣。先是，予不敏，窃谓都人士惜之，何如其父惜之，借词当不妄。故谓女榻去父母榻数步，孽虜梯牖而入，遂致破瓜。由是观之，无强形也。既孽虜以夙约自诬，冀从和律。予不忍信，以问其父。对曰：“不知。”固问之，终对如前。由是观之，不独无强形。且无强证矣。孰知前之供，即此女冥杀之讼师教之；后之供，则孽虜之兄号财虜者属居间数人，以舍宅建祠，多金莹葬之说款之，而污贞口也。冤哉！异哉！痛哉！予尝疾夫好事者，敢慢不关切、无指实之事，群尊而奉之，以号召通都，为挟持当事之具。今日之事，则殊不然。诸公之义愤同声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，安知非此女贞魂不散所致哉！予不敏，不能烛其文之误，致烦上台之驳，刑馆刘某奉命于上台，仍属于会勘其事。其父乃叩堂，将前后尽情托出向来被惑状。予与刘公更容从讯孽虜，孽虜陷……

四回 彭素芳

择郎反错配 获藏信前缘

露萼临风多烨烨，其如零落路旁枝。

琴心枉托求凰曲，垆畔徒殷用酒卮。

慢疑怀春归吉士，那堪载月效西施。

总令繁艳相矜诩，何以幽贞松桧姿。

世上人生了一个女儿，为父母的，便要替他拣择人家高下。某家富贵，方许；某家贫贱，不可许。某家郎君俊俏，可许；某家郎君丑陋，不可许。费了多少心机，那都是时命安排，岂容人情算计！时运不好，富贵的倏忽贫贱；时运好来，贫贱的倏忽富贵。时运不好，那俊俏的偏不受享；时运好来，那丑陋的偏能成立。为父母的，也免不得要留一番心，斟酌其间，总也逃不过个前缘分定。如今试将几个向来富贵，倏忽贫贱；向来贫贱，倏忽富贵，结了亲又退悔的，引证来听一听。

如唐朝两个秀士，一个姓王名明，一个姓杜名诗，都是饱学，自动同窗念书，颇称莫逆。其年同在法音庵中读书，他两家娘子，都身怀六甲。两上秀士在馆中说道：“我两人极称相知，若结了姻眷更妙。”当时便一言相订道：“除是两男两女，此事便不谐。”看看临月，果然王明生下一男，杜诗生下一女，两人欢天喜地道：“毕竟称我们的心愿。但今日贫穷相订，倘后日富贵，万勿相忘。”於是同在伽蓝面前拜了，各立一誓，自此两人愈加亲厚。

不期同去应试，杜诗却中了，官已至廉访使；这王明只是不中，家道甚是贫穷

。但儿子却是聪明，会做文字，年已十八九岁了，杜家并不说起亲事。王明因他向年订盟，料无他变，亦无力娶亲，且自听之。那杜夫人对杜诗道：“女儿年已长成，看王家无力来娶，不如接他到任，完了婚配何如？”杜诗道：“以我势力，怕没亲么？况王家原未行聘，且又这般清寒，何苦把这女儿送在穷汉手里？我前日曾在朝房里，已许黄侍郎为媳，不久便来行聘。况黄侍郎系当朝元相国极厚的，与他聊了姻，仗他些丝索，却不更加好看。”夫人不敢相强，只得将女儿嫁与黄公子成亲了。那王明父子这样落寞，如何与那侍郎抗得过？且直隐忍。

岂料三年之间，朝廷抄没了元载，以黄侍郎同党为奸，藉没家产，发他父子岭外充军。却好这年大比，王明儿子叫做用贤，中了进士。那杜诗闻知，懊恨无地，却不迟了？看来世人只为势利两字迷了肚肠，才得发迹，便把贫贱之交，撇在东洋大海。只道黄侍郎泰山可靠，那知速化冰山；只道王秀才贫寒到底，那知转眼荣华。俗证云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我朝神庙时，苏州府常熟县有个员外，姓彭名一德，向在太学中，也是有名目的。早丧妻房，单生一女，名唤素芳。自幼聪明伶俐，更自仪容绝世。那员外止得这个女儿，十分珍重，派定一个傅姆，时时伏侍照管他，顷刻不离左右。县中著姓大族，因他是旧家，都央着媒人来求亲。有那家事富足的，新官人不堪标致；有那新官人标致的。却又家道贫寒。高门不成，底门不就，蹉跎跎跎，那素芳已是十六岁，尚无定议，员外好生忧闷。适值同里有个乡宦姓杨，曾做太守，回家既有势焰，又有钱钞，浼媒来说，员外欣然应允，择了日子，行了聘礼。只见彩帛盈筐，黄金满篋，亲友们都来称贺，那个不晓得素芳许了杨公子。

看看吉期将近，那素芳只是闷闷无言，长吁短叹。傅姆见他愁闷，劝解道：“未定姻时，反见你欢天喜地，今定了姻事，佳期将到，正该喜气盈盈，为什么皱了眉头？莫非有甚心事？便对我说说何妨！”素芳低着头道：“那公子面貌何如？不知像得那间壁的陆二郎否？”原来那陆二郎乃是贾人陆冲宇之子，住在彭家间壁，素芳常常看见的。傅姆道：“杨官人乃宦家公子，那生意人家的儿子，怎么比得他来？定然是杨官人好些！”素芳道：“只是等我见一面，才好放心。”傅姆道：“这有何难！公子的乳母却是我的亲妹，我明日见妹子，对他说这缘故，叫公子到后街走过，你就看看，何如？”素芳把头一点，那傅姆，果然去见妹子，对公子说这缘由。

这公子大悦，打扮得华华丽丽，摇摇摆摆，往后街走一转。傅姆推开窗子，叫素芳看。素芳看了，径往房中去，把门掩上，寻条绳子，缢在床上。傅姆推进

房门见了，吃一大惊，忙忙解下绳子救醒了，从容道：“公子虽不甚俊俏，却也不丑陋，只是身子略略粗笨些，尽是穿着得华丽。况既已许定，终身难改，如此短见，小小年纪，岂不枉送了性命！”素芳道：“我闻之：夫妇，偶也。喜偶曰配，不嘉吾弗配矣！宁可死了罢！”傅姆道：“小姐且自忍耐着，待我把你的意思，与员外说知，看员外意思如何？”

傅姆即把这意对员外说，那员外把傅姆骂着道：“痴婆子，这样胡说！许定姻亲，况是宦门，如何更易得！”那傅姆回见小姐道员外是不肯的意。那素芳却又要去寻死。傅姆竭力劝住道：“等我再去，委曲与员外说便了。”傅姆又去，将小姐决然不肯，屡次寻死之意说了。员外呆了半日，欲得顺他的意，怎么回复杨太守？如不顺他的意，又只得这个女儿，终身所靠，倘或一差二误，叫我靠着谁来？再三踌躇，无计可施。又问傅姆道：“杨公子这样势力，这样人品，还不中意，却怎么的才中他意？”傅姆道：“前日小姐曾私下问我，说杨公子面貌，可像得隔壁陆二郎否？想他的意思，却要如陆二郎的才好。”员外听说，又呆了半日：“这事叫我难处！”傅姆笑着道：“员外，我到有一计在此，不知可行否？”员外道：“你有何计，且说来。”傅姆道：“我去叫那陆二郎来，今晚私下与小姐成就了，完他这个念头，后来仍旧嫁杨公子，岂不两便？”员外骂道：“痴婆子，这样胡说！依我想来，若要成就这事，须得如此如此方可。”那婆子点点头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

於是忽一日，员外与傅姆嚎嚎大哭起来，说小姐暴病死了。吩咐家人，一面到杨太守家报丧，一面买棺殓开丧。到了三日，杨太守领了公子，行了吊奠，四邻八舍，也都只道小姐真死了，也备些香纸来吊。又过几日，员外叫傅姆去唤陆二郎来，悄悄说道：“我女儿实未曾死，只因看得杨公子不中意，决然不肯嫁他，只是寻死觅活，故此假说死了。我想小小年纪，终是要嫁的，若嫁别门去，未免摇铃打鼓，杨家知道，成何体面？想你住我紧隔壁，寂寂的与你成了亲，有谁得知？我私下赠你些妆奁，你又好将去做本生理，岂不两便？”二郎听说大喜，归与父亲说。父亲听说，摇首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！我虽生意人家，颇知婚姻大礼，若不明公正气，使亲友得知，就是过门来，终是不光采的。断然不可。”二郎见父亲不肯应允，闷闷的来回复员外，员外亦闷闷不乐而罢。

傅姆在旁听见，私下拉二郎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！你今晚瞒了父亲，可到后园，叫小姐多带些银两，雇了船，远方去了，岂不快活一生。”二郎道：“员外只得这位小姐，如何肯放远去？”傅姆道：“连员外也瞒了，却不更好。”二郎欢喜，应允而去。那想这小官家终是胆怯，日间虽则允了，夜来睡在床上，反来覆去，右思左想道：“去倒同去，倘或杨家知觉，必至经官，倘或路上

遇捕缉获了，怎么抵对？”再三踌躇，心里又要去，又害怕，迟疑不决，不敢出门。

却说素芳见说与二郎相约已定，到二更时分，与傅姆身边各带了二百余金，又有许多宝饰，伏在墙下，只等二郎到来。不多时，远远见一人走来，昏夜之间，那里看得分明？傅姆便低声叫道：“二郎，来了么？”那人便应道：“怎么？”傅姆道：“我们束缚定当，只等你来同行。”傅姆与素芳连忙将宝饰篋儿递与此人。傅姆问道：“这里到河口，有多少路？”那人看俩两个女人，黑夜里这般行径，定有缘故，答道：“河口不远，快走！快走！”三个人奔到河口，唤了小船，行了三十余里，天光渐亮。那素芳与傅姆将那人一看，却不是陆二郎，乃是对门牧牛的张福，形貌粗丑，遍身癣癞，素芳便要投河而死。傅姆再三劝住，张福摇了船，径到虎丘山堂上，赁一间房子居住。那张福该他时运好来，不消三日，癣癞俱光了，形貌虽则粗丑，为人却自聪明乖巧，性格又温柔，凡事却逢迎得素芳意儿着。素芳渐渐也有些喜他，与他些银子制些衣帽，打扮得光光鲜鲜，竟与他成了婚配。

却说员外在家，不见了女儿，定道是陆二郎同走了，再不道落在张福手里。间壁去看，二郎却还在家，又不好外面去寻，不寻心下又实难过，只得昏昏闷闷，过了日子。

却说张福与素芳、傅姆，同住虎丘山堂上，约有数月，闭门坐食。傅姆道：“张官人，须寻些生意做做才好，不然怎么过得这日子？”张福与素芳商量，却再没些便宜生理：若在此开店，恐有来往的人认得；若要出外走水，家里无人，却又心下舍不得素芳。展转思量，再无道理。又耽置了月余，正好是七月七日，张福买下些果品酒食，与素芳、傅姆并坐乞巧。三个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未免说着些家常话儿，不知不觉却都醉了。张福装疯作痴与素芳搂抱玩耍，上床高兴，做了些事业，两个身倦，都睡熟去了。直到次日已牌时候才醒转来，只见门窗大开，傅姆叫道：“不好了，被了盗了。”连忙上楼看时，箱中衣物都不见了。

素芳所带，约有千余多金，尽行偷去，无计可施，素芳只得绣些花儿卖了度日。却又度不过日子，将身上所穿衣服，卖一分，吃一分。看看冬月已到，身上甚是寒冷，素芳只是哭器啼啼的。傅姆道：“小姐，你真自作自受，本等嫁了杨公子，吃不尽，用不尽，那有这苦楚？如今自苦了也罢，却又连累我苦，着甚来由？不如速速回去，依然到员外身边，还好度日。”素芳道：“说到说得是，只是我既做下这般行径，还有甚颜面去见父亲？”傅姆道：“员外只生你一个，不见了，他在家不知怎样的想你。若肯回去，见了自然欢喜，难道有难为你的意思么？”素芳道：“就是要回去，也须多少得些路费，如今身边并

无半文，如何去得？”左思右想，再没区处。

桌上刚刚剩得一个砚台，素芳道：“这砚台是我家传，或者是旧的，值得几百文钱也未可知。”张福持了这砚台，径到阊门街上去卖。走了一日，并没一个人看看，天色将晚，正待要回，吊桥上走过，恰好撞着一个徽州人，叫拿砚来看，张福便双手递过去。那徽州人接来一看，只见砚背有数行字刻着，却是什么？其词云：

昔维瓦藏，歌女贮舞焉；今维砚侑，图史承铭槩。呜乎！其为瓦也，不知其为砚也，然则千百年之后，委掷零落，又安知其不复为瓦也。英雄豪武，人不得而有之，子墨客卿，不得而有之，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。东坡居士题

原来这砚，是魏武帝所制铜雀瓦，那徽人是识古董的，反来覆去，念了又念，看了又看，心里爱他，不忍放手。便道：“我身边不曾带得银子，你可随我到下处，就称与你。”即问张福道：“这砚从那里得来？”张福道：“是我家世代传下的。”到了下处，那徽州人道：“你要几两银子？”张福听见说几两银子，心下大喜，索性多讨些，看他怎说，答道：“须得百两。”徽州人道：“好歹是四十两，就进去兑银子与你。”那徽州人原是做盐商的，坐等一会，只见兑出四十两纹银来。张福不肯，持了砚台就走。那徽州人扯住他道：“你后生家做生意，怎么是宁产的？”添到五十两，张福也便卖了。

得了五十两银子，欢天喜地，走到家来，摆在桌上。素芳、傅姆吃了一惊，张福备述其事。素芳道：“如今有了盘缠，回去也罢。”张福自想道：“倘小姐回去，嫁了别人，怎么好？总不别嫁，那员外如何肯认我这牧牛的女婿？”便说：“回去不好，不好！不如将几两银子开个酒店，小姐与傅姆当了垆，我自算帐会钞何如？”傅姆道：“这却使得。”于是兑了十两银子，买了家伙食物，开起店来。日兴一日，不上一月，这十两本钱，倒有对合利息，三人欢喜之极。

忽一日，有一人进店吃酒，只管把这福来看。张福看他一看，却认得他是彭员外的管家李香。张福连忙进内，通知素芳、傅姆躲到间壁去了。那李香虽认的是张福，看他形貌比当初不同，心里只管疑心。忍耐不住，只得问道：“你是我对门看牛的张福么？”张福道：“正是。”李香道：“你难道不认得我？”张福假意道：“认倒有些认得，却叫不出。”李香道：“我就是彭员外家李仰桥。”张福道：“为何得此？”李香道：“那陆二郎走漏消息，说我家小姐假死，杨太守得知了，说我家员外赖他姻事，告在府里，故此着我来打点衙门。”因问张福道：“你却为何在此？”张福道：“我在此替人走递度日。”李香道：“也好么？”张福道：“什么好？只是强如看牛。”李香说话之间，并不疑心，吃罢，算还酒钱，张宝决不肯收他的，李香千欢万喜，作谢而去

张福见素芳，备述陆二郎走漏消息，杨太守告员外之事。素芳道：“这般说，却在此住不的了，须到远方去才好。”张福道：“我倒有个堂兄，现为千户，住在北京，只是路远难去。”素芳道：“只我三人，十余两盘费便可到京。”随即收拾店本，妆束行李，搭了粮船，三个月日，径到张湾。张福雇了牲口，先进了京。那京城好大所在，那里去寻这张千户？一走走到五凤楼前，看了一回，实在壮观。有赋云：

三光临耀，五色璀璨。壮并穹窿，莫罄名赞。凭鸿蒙以特起，凌太虚之汗漫。岌乎云霞之表，巍峨平层汉之半。天关以益崇，炳禅光而增焕。目眩转於仰瞻，神倘恍於流。

张福看了，不禁目眩神摇。正东走西闯，忽见一个官长，骑着马儿，远远的来，近前一看，却就是张千户。张福扯住道：“阿哥！阿哥！”那千户有数年不见了张福，况今形貌又改换，那里认得他？张福说起祖父旧事，千户才晓得是张福，便问道：“你在家为人牧牛，如何到这里？”张福也囫圇的答应了几句，竟去搬了家眷，到千户家住下。素芳对张福说：“在此也不是坐食的，须开个小小店儿方好。”张千户便指着道：“间壁到有空房四楹，尽可居住做生意。只是屋内有鬼作祟，凡进住者，非病即死。”张福道：“这也是个大数，不妨！不妨！”

於是夫妻二人并傅姆，俱移过去，修葺扫除一番。只见黑夜中，地上隐隐有光，张福道：“这却奇怪，必有藏神在此。”寻了锄头，掘不盈尺，果有黄金数块，像方砖一般，砌在下面。砖上俱镌着“张福泊妻彭氏藏贮”数字在上。两人大喜道：“可见数有前定，我两人应该做夫妻。这金子上也刻着我两人的名姓，若在虎丘不遇李香，如何肯到这里收这金子。”将金数来计十块，每块计重六斤，共有千两之数。陆续变换了银子，便开一个印子铺。日盛一日，不三年，长起巨富，在京师也算得第一家发迹的。张福也就将银千两，纳了京师经历。富名广布，凡四方求选之人，皆来借贷并寻线索。京师大老，内府中贵，没有一个不与他往来，皆称为张侍溪家。这话不提。

却说那彭员外，原是监生，起文赴部听选，该选主簿之职。若要讨一好缺，须得五百金，身边所带尚少，因问房主道：“此处可有债主？为我借些，便利银重些也罢。”房主道：“这里惟张侍溪家钱最多，专一放京债，又是你常熟县人，同乡面上，必不计利。”明日，彭员外写了一个乡侍教生帖儿，叫家人李香跟了，去拜张侍溪。侍溪偶他出，不得见。明早又来拜，长班回道：“俺爷还未起哩！要见时，须下午些来。”下午又去，只见车马盈门，来访宾客络绎不绝，那里轮得着彭员外？员外只得又回来。次日午后，又去拜，长班回道

：“内府曹公公请吃酒去了。”员外心下甚是焦闷。

迟了十余日，长班才拿彭员外的帖子与张侍溪看。侍溪看了大骇，连忙要去回拜，却又不曾问得下处，吩咐道：“如彭员外来，即便通报。”那长班在门首，整整候了两日，并不见来到。第三日，彭员外只得又来，只见门前车马仍是拥满，候见的都等得不耐烦，向着长班求告道：“我是某某，要见，烦你通报声。”连忙送个包儿与那长班，那长班那里肯要？只回道：“俺爷没工夫。

”彭员外也只得陪着小心，换一个大样纸包，与那长班道：“我是你爷同乡彭某，求速通报一声。”那长班听见彭某某字，便道：“爷前日吩咐的，正着小入候彭爷。”长班进报，即出请进内堂相见。

那些候见的官儿，个个来奉承员外，都来施礼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我是某某，烦老先生转达一声。”那员外欢天喜地，进去相见，却再不晓得张侍溪就是张福，即见面也总不认得了。到堂施了礼，那张侍溪道：“请到内房坐。”吩咐快备酒席。那彭员外暗想道：“我与他不过同乡，没有些儿挂葛，为何请到内房？必有原故。”只见转进后堂，那傅姆出来，磕了一个头。员外认得是傅姆，大骇道：“你如何在这里？”傅姆道：“小姐在内候见。”员外大骇大喜，进内，小姐相见拜了，坐定问道：“张侍溪是你何人？”小姐笑道：“是你女婿。”员外想了半日，我常熟并没有这个人。”又问道：“这张侍溪在常熟什么地方住的？你因何嫁得这个好女婿？”小姐并不回话，只是喀喀的笑。

少顷，张侍溪酬应未完，只得撇了众客，进来陪坐，将京师事情两个说了一番。员外因谈及自己谒选之事，侍溪问道：“岳父该选何职？”员外道：“主簿。”侍溪笑道：“主簿没甚体面，不如改选了州同。小婿当竭力主持，并讨一个好缺，何如？”员外道：“须用费几何？”侍溪道：“岳父只管去做官，银子小婿自用便是。”即日盛席款待，并唤跟随管家进内待饭。那管家就是李香，数年前曾在虎丘见过，倒认得是张福。又私下问傅姆，得了根由，悄悄的对员外说了。员外大骇，又大喜道：“不料这看牛的到有今日！”小姐算得员外要晓得的，索性把始末根由细告诉一番。

员外叹息道：“可见是前身之数。你别后，那陆二郎走漏消息，杨太守知道了，告我在府里，整整涉了两年讼，尚未结局。今他家中一场大火，烧得精光。太守已死，公子又好嫖好赌，如今饭也没得吃了。你从前见了一面，就不肯嫁他，是你的大造化。至於你要嫁的陆二郎，不上二十岁，怯病死了，若一时失身於他，今日反要守寡。向日他父亲执定不肯，毕竟是你有福，该有今日荣华。只是我近日讼事多费，家业凋零，须讨得个上缺做做才好，这全靠女婿。

”素芳道：“女婿在京线索甚熟，就是大老先生，俱来向他寻路头。父亲的事，就是自己事一般，自然全美，不必挂念。”

过了几日，却是选期，侍溪与岳父先干办停妥，径选了湖广兴国州州同之职。员外大喜，却又愁了眉头道：“官到靠了女婿做了一个，只是年已半百，尚无一子，彭氏绝矣！奈何！”素芳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替父亲娶一个妾回去便是。”即捐百金，寻得了花枝相似的一个与父亲为妾，叫做京姨。又将三百金为父亲路费，凭限到手，即收拾赴任。到任未几，知州已升，即委州同署印，年余，极得上司欢心。元宵之日，上府贺节。那京姨在衙大放花灯，烟火流星，通宵不绝。有诗为证：

敞筵华月霁澄空，灯火高悬锦里逢。
座握龙蛇浑不夜，星驰非马似生风。
初疑香雾浮银界，忽为金莲照绮丛。
胜事莫教催玉漏，纷纷游骑满城东。

那京姨放流星烟火，火药脱在空房里，烧将起来。私衙与堂库化做一片白地。库内烧去钱粮万余两，衙内囊资不计其数，上司拿员外禁在武昌府监中。不题。

却说张侍溪原是京府经历，恰好升了武昌府通判，到任两月，即署府篆，为岳父之事，竭力在上司讨情。那上司在京中之时，都向他寻些线索，且又有些帐目，於是将彭州同释放了。但回禄之后，虽生一子，身中却无半文蓄积，张侍溪即请到衙内，养老终身。后来侍溪官至同知，家赀百万，甲於吴邦。你看当初，彭员外只生一女，要仰攀高亲，若劝他把女儿与这放牛的，他决不肯。谁想数年之内，杨公子穷饿，陆二郎夭死，单单受这牧牛无限恩惠。俗语云：“碗大的蜡烛，照不见后头。”我劝世人，再不要安排算计，你若安排算计，天偏不容你安排算计。州山人云：“运去良金无绝色，时来顽铁有光辉。”张福之谓也。

五回 云来姐

巧破梅花阵

五遁奇门述，株株见□□。
步罡被锦伞，咤叱起□□。
逐崇宗丹□，传刀有□□。
只今挥指辈，谁复是阴谋。

凡人祸福死生，都有个一定之数，那一个能挽回得来？就是那至圣如孔子，也免不得陈蔡之厄；大贤若颜子，也免不得三十之夭。然古今来亦自有法家术士，凭着自己手段，岂无转祸为福，起死回生的时节？究竟能转移得来，这就是个数。我看世界上人，只随自己的性儿，怪着这个人，便千方百计去陷害他

，加之以祸，置之以死。除非那个人该当要死，该当有祸，才凑着你的机关；不然你去算计人，人也会来算计你。纵使这个人被你算计倒了，或是自己限於势力不能还报，或一时躲过了，却不知那个青天湛湛，最肯为人抱负不平，断断不容你躲过。这却不是使心用心，反累其身么！

话说近年间，山东东昌府有一个员外，姓富名润。单生一女，生下之时，只见仙乐绕绕，异香袭人，满室中都是彩云围结，以此名唤云来。年长到十五岁，丰姿清秀，体态妖娇；更兼聪明慧巧，好看异书，凡天文地理，阴阳卦命，无所不通。以此为人占卜祸福，课算生死，应验如神。凡有人来求他的，只是不肯轻试。然又心肠极慈，但遇那贫穷孤苦之人，又肯极力为他出步耐力。忽一日，紧隔壁一个妈妈姓段，那段妈妈六十於岁，并世守寡，望靠着一个儿子，叫做段昌。段昌出外生理，日久不回，妈妈终日想望，杳无音信。心下记念不过，走到隔壁，去求云来姐占卜，云来姐再三不肯。

十里之外，有个专门课卜的，叫做石道明。那石道明课卜，凡人死生祸福，丝毫不差。每课足足要一钱银子，若一课不准，情愿出银一两，反输与那个人，所以远近的人，纷纷簇簇，都来向他买课。然买课的人极多，略去迟些，便轮他不着。那段妈妈起了一个五更，走到石家门口，却又有数十人等着他，那里轮得着妈妈？妈妈等到晚，只得回来，次日五更又早去，又轮不着。一连七八日，再不能轮着妈妈，忧闷之极，索性起了个半夜，到他门首坐着，等他开门。因想念儿子，便苦苦咽咽，哭将起来。道明听见门外有人哭响，便起来开门，叫妈妈进来，问他缘故，妈妈告诉了一番。将那课筒儿搦了，祷告天地已毕，道明占下一卦，便叫道：“阿或！阿呀！此卦大凶！你儿子命断禄绝，应在今夜三更时分，合当在碎砖石下压死。”妈妈听说，慌忙还了卦钱，一路哭到家里，且是极其哀切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那云来姐在隔壁，听得哭声甚是凄惨，便去问妈妈道：“你每日欢欢喜喜，今日何故哭得这样苦切？”妈妈晓得云来肚肠极热，且又精於课数，便道：“我守寡半世，单单靠着这个儿子，今命在旦夕了！”又大哭起来，云来道：“你怎么便知他要死？”妈妈把石道明的话说了一遍。云来道：“难道石先生这样灵验？将你儿子八字念来，我替他课算一命看。”妈妈便将八字说与云来，云来将手来轮着，又排一卦，仔细详断。呆了半晌，便把头来摇道：“石先生真是神仙，果然名下无虚。你的儿子果是今夜三更，要死在碎砖石下。”妈妈听了大哭，昏仆在地。这些邻舍们走来看，也有眼泪出的，也有替他叫苦的，也有拿姜汤来救他的，团团簇簇，计较真是没法。

只见云来微微的冷笑道：“还不妨，有救哩！这些邻舍们见说有救，便都向云

来齐齐施出礼，求道：“云小姐，没奈何，看这妈妈可怜得紧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便看我众人面上，救他一救。”云来道：“救到救了，只是石先生得知，要怪我哩！”那妈妈时想道：“这个女子，却又说天话了，难道石先生不准了不成？”然又心下放不过，或者他有些法儿，能救得也不可。便向着云来拜了两拜道：“姐姐，若能救得我儿子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爹娘。”云来道：“你若依我吩咐，包管你儿子不死。”妈妈大喜道：“但凭吩咐，敢不遵依。”云来道：“如此如此，你可速速备办。”那妈妈连忙应允，一一备下。

只见三更时分，云来到他家，贴起一位星官马，点起两支大烛，一盏油灯，一碗清水，一个鸡子，摆在中堂。又对妈妈说：“你可剪下一缕头发来。”妈妈只得应允，剪下递与云来。云来将头发缚在木杓上，左手拿了木杓，右手搦了真诀，口内念念有词，到门首把大门连敲三下，叫妈妈高叫三声，道：“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”已毕，云来自回家去。看他应验何如？正是：

青龙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且说段昌出外长久，想念家里，心忙缭乱，径奔回家。饥餐渴饮，一路辛苦，不在话下。因赶路程，不觉晚了。只见：

金乌渐渐坠西山，玉兔看看上碧栏。

深院佳人频报道，月移花影到栏杆。

天色已晚。怎见那晚景天气？有只词儿，单道晚景，词名《满庭芳》：

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角声断樵门。暂停征棹，聊共饮芳樽。多年蓬菜旧事，空回首，烟霭纷纷。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断销魂。当此际，香囊暗解，行李轻分。谩赢得、秦楼薄幸名存。此地何时见也。襟袖上、空染啼痕。伤情处，高城望断，灯火黄昏。

段昌见天色晚了，入城还有四十里路，如何走得及？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怎生是好？正忧虑间，忽然飞沙走石，狂风猛雨，满身透湿，慌忙走入一个破窑内躲避。那雨果是来得猛烈，段昌见雨大，又睡不着，做得一首词儿消遣，名《满江红》：

窑里无眠，孤栖静，潇潇雨意。南楼近，更移三鼓，漏传好永。点点不离杨柳外，声声只在芭蕉里。也不管，滴破故乡心，愁人耳。无似有，游丝细，聚复散，真珠碎。天应吩咐与，别离滋味。破我一窑蝴蝶梦，输他双枕鸳鸯睡。向此际，别有好思量，人千里。

词毕，已是三更时分，正要合眼，梦里神思不安，忽听得外面三声响亮，高叫道：“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”却似我母亲声音，如何到了这里？慌忙出来看时，四下里又不见些影儿。正要复入窑中蹲作片时，只见一声响，原来破窑被雨

淋倒了，几几乎压死。段昌连忙住了脚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叫了几声观世音菩萨，道：“我段昌这时节，想是灾星过限，要略迟一会，岂不死在窑中？我家老母不得见面，这骨头也没处来寻，好不苦也！亏了神明保佑，还有救星，明日回家，大大了个愿心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大限不死，必有后禄。’我段昌后来，毕竟还有好哩！”十分欢喜，到那碎砖内，寻拨行李，挨到天明，入城到家，见了母亲。

那母亲见了儿子回来，喜出望外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云来姐果然有些意思。”连忙抱住儿子，哭了几声，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缘何得早回来？我昨日到石先生家买卦，说昨夜你三更时分，该死在碎砖内，因此回家大哭，昏倒在地，亏了邻舍家，都来救醒。你如何今日得好好的回家？这石先生的课，却卜不着了。”

段昌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说也奇怪。孩儿因赶路辛苦，天晚不及入城，且又大雨狂风，无处存身，只得躲入一个破窑内去。将近三更时分，梦寐中只听得母亲在外叫我名字三声，慌忙走出来看，四下里寻，又不见母亲。正待要复入窑中，只听得应天一声响，破窑被雨冲倒，几乎压死在窑里。这却不是石先生课卜得着了？只是说我该死，我却没死，这又卜不着了。我闻他一课不准，输银一两。母亲可去问他讨这一两银子，完了愿心，谢这神明。”妈妈道：“石先生算不着，不必说起，却又有一个卜得着的，这个人却是你的大恩人，你可速速拜谢他。”段昌道：“却是那个？”妈妈道：“是间壁云来姐。”段昌道：“他是个香闺弱质，却如何有这灵应？却是怎么样救我的？”妈妈将夜来演镇之法，一一说与段昌知道。段昌即忙走到富家，向云来姐深深的拜了四拜，一面叫了一班戏子，摆起神马，备下牲醴，又盛设一席，请云来上坐看戏。戏完，到了次早，妈妈道：“我同你到石先生家，讨这一两银子，看他怎么样说。”於是母子同往石家讨银。石先生见了妈妈娘儿两个，默默无言，满面羞惭，只得输银一两，付与妈妈去了。心中暗想道：“我石道明从不曾有不准的课，这课却如何不准了？好生古怪，必有原故。”私下叫儿子石崇吩咐道：“你可悄悄到富家门首打探，看段昌却如何得救。”石崇果然到段家相近，只听得这些邻舍，飞飞扬扬，传说段昌夜间之事：石先生起课不灵，却亏了富家云来姐这般演镇，得有救星。那石崇回去，一五一十告诉了石先生。石先生道：“道丫头这般可恶，我石道明怎么肯输这口气与他！”眉头一展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我有处，我有处！”

却说那富家村有个邓尚书的坟墓，墓旁有个大石人，离云来家里只有一里路。到了三更时分，石先生到邓尚书坟里，朝着石人左手搦诀，右手仗剑，把一道符贴在石人身上。口内念有词，道声：“疾！”那大石人却也作怪得紧，径往空中飞了去。道明暗喜，说：“这番这丫头要死也。”那料云来日间演下一数

，早晓得自家该於三更时分，有大石人压在身上。於是画起一道符，贴在卧房门上，房内点了盏灯，对灯坐着不睡。到了三更时分，果然一阵鬼头风，从西南上来，却有一块大石应天一响，把房门一撞，恰好撞着那符儿，大石人跌倒在地。云来开门看时，笑道：“原来果如我所料，这石先生却要拿石人压我身，害我性命，心肠太毒。我却不下这样毒手，只略略用个法儿，小耍他一场。”於是又画了一符，左手捻诀，右手持一碗法水，把符贴在石人身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喷了一口法水，道声：“疾！”那大石人又飞也相似从空而去，即好端端正正当对着石先生墙门立住。石先生那里料他有这手段！到了天明，正要叫儿子去富家门首，打听云来消息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大石人，当门而立。吃了一惊，连忙叫石先生来看，也吃一惊，道：“这丫头倒有这手段！”却说那石家墙门甚小，那大石人当门塞住，只好侧着身子出来进去，好生苦楚。那些买卦的人，约有百人要进门，却又进不得，只得又号召许多邻舍，死命合力去抬，那石人动也不动；石先生无计可施，又用下百般法术遣他，只是一些不动。约有一月，这些买卦的人，因进出不便，多有回去，却又一传三，要来买卦的，都不来了。

石先生见没了生意，石人当门，进出又难，又百法遣他不去，心上尤闷之极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备了些礼物，亲自到富家拜求。云来只是不理他，只得到间壁去见段妈妈，千求万告，要妈妈去讨个分上。妈妈因石先生为着自己儿子，所以起这祸端，只得到云来姐房内，婉转代求。云来道：“我并不收他些毫礼物，只要他跪在我大门首，等我与他一个符儿去。”妈妈传言与石先生，石先生只得双膝跪在门首。约有两个时辰，只见妈妈传出小小一张符儿，递与石先生。石先生将符看时，称赞道：“我石道明那一个法个不晓得，只这符儿却从来不曾见。”欢天喜地，走到门首，将符贴在大石人身上。那石人好生作怪，俟尔从空飞去，仍落在邓尚书墓前不题。

却说那石先生只是心中愤愤不快，恨着云来，又没个法儿去报复他。闷闷之间，戏笔题道：

闲似江淹去笔口，愁如宋玉悲秋。

子瞻不幸贬黄州，寡妇孤儿独守。

正在昏闷之间，却有个相厚朋友，姓乌名有，携了些酒食来与石先生解闷。两人对酌，说了些闲话，未免说到家常事来。那乌有道：“我今星辰不好，整整的病了半年，这恶星辰不知几时得出？”石先生道：“不难，你明早可来，我与你将八字排看，便知明白。”那乌有喏喏而去。

次早，乌有先到来，将八字与石先生排看，又占下一卦。石先生连声叫道：“阿呀，阿呀！不好，不好！可怜你年五十岁，却该本月十五日子时暴疾而

死。”乌有慌着问道：“还有救么？”石先生又仔细看道：“断没有救。奈何，奈何！”叹息道：“我与你相好一生，天以为赠，送你白银二两，可去买些酒食，快活吃了，待死而已。死后衣裳棺木，俱是我买。”乌有收了银子，大哭出门，有词《江城子》云：

西城杨柳弄春柔。动离忧，泪难收。犹记多情，曾为系归舟。碧野朱桥当日事，人不见，水空流。韶华不为少年留。恨悠悠，几时休。飞絮落花时候了，一登楼。便做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许多愁。

乌有大哭归，将银子买了些酒食，与妻子吃了分别。妻子道：“石先生也有算不着的时候。”因把那云来姐救段昌之事说了一回，道：“怎得那云来姐救救才好。”乌有道：“我与富家并没往来，他如何肯？”妻子道：“要求性命，也说不得，我与你同去求他便了。”夫妻二人哀哀出门，乌有道：“石先生说断没有救的，今去见云来姐，恐亦无救处，到多了这一番事，不如不去也罢。”妻子道：“万一有救，也未可和，且又不费什么，好歹走这一遭。”於是急急同到富家门首。妻子径到云来房内，备说其故。云来想道：“那石先生道我破他的法，他好生怀恨，今番又去破他，却不仇恨越深了？”再三不肯。那妻子大哭，跪了拜求。云来姐的肚肠，却是极慈的，见他哭得这般哀切，又求得这般至诚，便一把拽起那妻子，道：“你且说你丈夫八字来看。”妻子说了八字，云来把手一轮，便道：“你丈夫果然该死。”妻子道：“可有救么？”云来道：“怎么没救？”妻子哭道：“只求姐姐救我丈夫一命。”云来道：“我救便救，只是不要对石先生说便好。”妻子摇手道：“决不！决不！”云来画了一张符，递与那妻子，道：“你快回去，买七分斗纸，时鲜果品，香花灯烛，净茶七盏，七盏斗灯，於洁净处排下，将符烧化了。待四更时分，烧香跪下，伺候北斗星君朝玉帝而回，云驾打你头顶经过，你却要志诚诵念大圣北斗七元君。”妻子与乌有欢喜拜谢到家，一一全备，斋戒沐浴，换了新衣。

夜至四更，夫妻二人一心朝着北斗而拜。果然人有善念，天必从之，不多时，遥遥望见北斗七星。闪闪烁烁，时晃晃的。如有白日，碧天如洗，忽然彩云飞起，果然好光景。有词为证，词名《醉蓬莱》：

渐看月明下，陇首云飞，素秋新霁。华阙中天，镇葱葱佳气。嫩菊黄深，拒霜红浅，近宝阶香砌。玉宇无尘，金茎有露，碧天如水。正值升平，万几多暇，夜色澄鲜，漏声迢递。南极星中，有老人呈瑞。此际宸游，凤辇何处？度管弦声脆。太液波翻，披香帘卷，月明风细。

只见那彩云飞处，果然七位真君，金童玉女持着彩幡宝盖，按着云头而下。那乌有跪了，苦求阳寿。那第一位真君道：“你是辰申生人，系第五位北斗丹元

廉真凶星君所管。”那第五位真君道：“你命该尽，因你致诚恳告，增寿一纪。”乌有听罢大悦，低头便拜。忽然一阵香，抬头看时，冉冉从碧空而上，须臾不见了。自此乌有月月奉斋斗素，行方便，作好事，寿果七十。这也是后话不表。

次早，夫妻二人同去拜谢云来。云来又嘱咐他，决不可对石道明说，二人应允而回。乌有道：“虽是云来姐救我性命，也亏石先生课算，对我说该死，故我才救救星。若他不与我课算，却不昨夜呜乎哀哉了！只是他说我断断没救，却又不准了。今日去谢他，看他怎么说？”妻子道：“去便去，千万不要说是云来姐救你的。”乌有应允而去。见了石先生，那石先生呆做一团，道：“你却如何得活？是那个救你的？”乌有说：“我夜来并无暴疾，也并没人救我，却是北斗星君救的。”石先生道：“你如何得见星君？星君如何救你？你却说说看。”乌有道：“我只闻北斗司寿，故我志诚向北而跪，亲见星君从空而下，许我增寿一纪。”石先生道：“这毕竟有人教你的，你可从实说来。”乌有只是低头不语。石先生想了半日，把手一轮，佯问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却是云来这婆娘。”乌有摇手道：“没相干！没相干！”石先生道：“我却未卜先知，手里轮出是他救你，却来哄我。”乌有低了头，只是不做声，作谢而去。”石先生原假意把话去探他真情，看他低头无语光景，却真是云来了。心中想道：“这婆娘好生无礼，前番段昌之事，破了我法，今番又与我作对，毕竟斩除此妇，方消我恨。”呆了半晌，想道：“我有计在此。”

从空布下弥天网，任你飞鸣无处投。

却说那石先生怎么样计较？只见他闭门三日，不出去卖卦，却在一间空屋内，铺下法坛，摆了五个香案，乃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方位，画符五道，步罡捻诀，披发仗剑，口内念念有词，道声：“疾！”只见东南上狂风忽起，雷电大作，那五道符，从空旋舞，这叫做“梅花阵”。石先生道：“这‘梅花阵’乃是九天玄女秘诀，那泼贱如何晓得？这番定死在我手里了！”

却说云来姐正在房中睡着，忽听见东南上狂风忽起，雷电大作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却古怪，毕竟又是这妖贼来害我性命了！”披衣急起，开门看天，只见五道白气，半空旋舞。云来道：“这是‘梅花阵’，是我演成的，他倒要来害我。我只消略显神通，叫他再来跪求。”即时捻诀，望着这五道符，口内念念有词，道声：“疾！”却也作怪得紧，那五道符竟飞了回去，一个大霹雷，把石道明正屋打倒一间，儿子惊死在地。道明唬个半死，连忙去救，儿子心头却是热的，只是动不得，脱下衣服来看，只见背上有五道梅花符，却像刊刻定的，百般演法，再不能救，死去三日不醒。道明大哭道：“屋倒打碎也罢，只我年已六旬，单生一子，倘救不醒，却叫我靠着那个？分明是这泼妇害我！我今

又有一计在此，须是这般这般，他却那里参透得我的机关！”

次日，封了二十两银子，四疋缎子，叫一个小使持着，竟去见段妈妈。石先生见了段妈妈，双膝跪下，递了礼物，拜了四拜，道：“有事相求。”妈妈连忙答礼道：“这礼物如何可受？有事见托，自然尽心，但不知所托何事？请说就是。”先生道：“妈妈若收了礼物，我才说；若不收时，我只跪着不起。”妈妈见了这许多礼物，心下却也有些动火，便道：“这样收了，请起来说。”石先生道：“有个小儿，特求妈妈作伐。”妈妈道：“却是那家？”先生道：“富员外令爱云来小姐。”妈妈道：“这小姐生性古怪得紧，千家万家来求，只是不肯，一心只要修行成仙去哩！恐怕说也没用，实难奉命。”石先生又跪下道：“妈妈，没奈何，救我一家之命。”妈妈连忙扯起石先生道：“先生只要求亲，为何说救一家之命。”先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却有至情告诉与妈妈听。”妈妈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先生道：“前番为令郎之事，得罪了云来姐，用法把大石人塞我大门，四方的人，却把这节事当笑话说，哄传道我课卜不灵，自此以后，鬼也没得上门。今又因乌有之事，得罪云来姐，用法使雷打碎正屋。这也罢了，只是我年已六旬，止生一子，却被雷震，半死在家。俗语说得好：‘解铃须用缚铃人。’若非云来姐救，如何得醒？”妈妈道：“这样说，只消求他救令郎便是，何必求亲？”先生道：“小姐与我作对，只因与我没甚关切，若结了婚姻，则我的儿子便是他丈夫，至亲骨肉，料不来破我的法了。且他的道术委实高妙，我却万万不如。得他做了媳妇，助我行道，我的生意日兴一日，岂不更妙？所以特来相求。”说毕又跪。妈妈见他求得恳切，应允道：“请起，待我说来。”先生道：“请妈妈就去，我在此等一等。”

那妈妈只得三脚两步，走到富家。却好富员外立在门首，妈妈把这话说了一遍。富员外道：“我再三劝他嫁人，他总不肯。妈妈，除非你去劝他，若劝的肯了，我自然应允了。”这正是：

得他心肯日，是我运通时。

妈妈径进房内来云来姐。云来道：“妈妈来意，我已预先知道，不必再说。我修行念重，誓不嫁人，只因与那石先生做下两番对头，俗语说得好：‘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’若结了亲，全了两家和气，尽也使得。”妈妈听说大悦，却不知石先生求亲是用的计，云来应允，也是个计。那石先生的计，云来晓得，云来的计，石先生却不晓得。妈妈总不晓得两边都是计，回家将云来的话，一一覆了石先生。先生大悦，便道：“既蒙许允，则我的儿子便是他丈夫，须求他一个符儿救醒。”妈妈又向云来求符。云来即刻画一张与他。那先生欢天喜地，走将回去，贴在儿子背上，即时醒了。石先生求亲一节，恐云来日久反悔，即於三日内行聘，并拣下吉期，就要成亲。

却说石先生一心只要害云来，选个癸亥灭绝日，又是玄武黑道，周堂值妇红纱杀、往亡杀，白虎入中宫，又是星日马与昂日鸡交争，斗木獬、鬼金羊聚会。许多恶星值日，叫他来时，踏着便死。又有天罗地网，若兜着就死。

却说云来姐收了礼物，将吉期贴儿一看，把手一轮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妖贼果来害我！这些机关，难道我不晓得？”悄悄吩咐段妈妈道：“我进石家之门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各样物件，可一一为我齐备。”妈妈应允了，回复石先生。石先生大悦，心思道：“这泼贱有些什么本事，只我这些机关也认不破？如今落在我圈套中，看他走到那里去！”於是唤集工匠，把那雷打倒的正屋从新造起来，换了鼓乐，结了彩轿，大吹大擂，到富家迎接新人。好不热闹，有词为证，词名《鹧鸪天》：

佳气盈盈透碧空，洞房花烛影摇红。云来仙女游蓬岛，瑶阙嫦娥降月宫。诸恶退，福星拱，阴阳变化古今同。石公机变真奇诀，又被仙姑道达通。

只见云来坐轿进门，叫妈妈把芸柏香先烧下一炉。原来芸柏香最能驱邪退恶，那些恶星俱回避了。下轿之时，妈妈将地下铺了白布，不踏着黑道；背行入门，不冲往亡；大红绦一姑方，兜了头脸，不犯红纱杀；马鞍跨过，不惹星日马。昂日鸡，被他将五谷吃了；鬼金羊，以寸草降之；斗木獬，以方斗冲之；夜游神，用两瓶酒解之。以此诸般恶星，各各被他解过。拜了香案归房，却没一些事儿。

原来石公只晓得演法，不晓得破法，一些儿不懂。心中想道：“这也作怪得紧，百般演镇他，他却动也不动。今日是大杀白虎直房内，这会儿入房，定被白虎杀死，看他躲那里去！”云来早已知道，来到房内，叫妈妈将青铜镜一面，照着自己，将白帕一方，往新官人背后一兜，不多时，只见那新官人骨碌碌一交跌倒在地，昏迷不醒了。石公慌忙进房，放声大哭，双膝跪下救饶。云来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待我救他。”取了一杯净水，念个咒儿，将净水一喷，新官人醒了，却是两眼钉定，做声不得，好像软瘫一般。石公想道：“我用这许多心计，指望害他，反却被他害了。叫他不要慌，我又有处。”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金殿捉嫦娥。

到了次日，石公将天罡诀法看到深奥处，内有杀法，极是灵验。云来是庚戌生的，他到正南方上，用大斧砍一枝带花的桃枝，买一只大雌狗，办备香花灯烛，书下几道符，把云来年月日時写了，贴在狗身上，步罡作法。云来在房，早已知道了，连忙叫段妈妈来，道：“我今番要死也！当初我救你儿子的性命，须你救我。公公在后园作法，此法却是难解，必须死后三日方可救活。我死之时，你可接我爹爹来，要他停三日才可入殓。你等我尸首入棺之时，不要与四眼人见，左手拿个木杓，杓柄朝着斗口，大门上敲三下，连叫三声‘云姐

’，用左脚踢开大门。可一一依我而行。”吩咐已了。

却说石公在后园作法已完，把狗连打七七四十九桃头，左手挥剑，右手搦诀，一剑杀死了那狗。这云来正坐房中，忽然叫声苦，仆倒在地。石公见云来果死了，大喜道：“这番却除了一害，你如何斗得我过！”便去买一口棺材，将尸停於中堂。那妈妈见云来死了，连忙去请富员外来。员外来大哭一场，那石公恐他又用法儿醒转，便要即时入殓。员外决然不肯，定要停到三日。将殓之时，妈妈依计而行，却去大门上连打三下，连叫三声，踢开大门。一声响亮，只见云来一个翻身，跳将起来：“咦！你倒用计要害我死，我偏不死呀！却叫你父子两死在今夜四更时分。”石公看云来跳起，呆了半晌，面如土色；又听他说父子两个却要死在今夜，越发慌了。想着道：“仔的法儿，委实斗不过，费尽心机，倒讨这个祸碎进门，却怎么好？不若求他一番，陪上一些不是，仍先送他回家罢了。”於是双膝跪下，在云来面前，父子两人磕百十个头，道：“今后再不敢冒犯，只求饶恕。”云来哈哈的大笑，道：“好货儿，思量要我做媳妇！若饶你父子性命，须一一依我才使得。”石公道：“但凭吩咐，敢不依从。”云来道：你到清静（下缺）。

六回 李生、徐子

狂妄终阴籍 贪金定损身

影响昭昭理可寻，性天岂与物交侵。

眼根所著无非色，身业居多莫匪淫。

贪财竟失清朝节，图利能伤一世名。

祸福皆因举念错，果报徒嗟罪孽深。

天下读书人，十载寒窗，苦心劳志，只求个一举成名，显亲扬姓。但其中升沉不一，潜见不同，也有未经琢磨，少年科甲，一节打通者；也有用尽苦工，中年得意，后享荣华者；也有终岁穷经，暮年一第，受享无多者；也有驰名一世，屡困场屋，到老不达者。此何以故？或是祖上积德，感动天庭，降生富贵之子，或是祖宗坟墓葬得真穴，荫出个耀祖儿孙；或是命里颇可发迹，祖宗福薄，承受不起；或是自损阴鹭，神天示罚，削籍减算。故士子进场，甚有借人提掇，而高擢巍科；买通关节，而反病生不测，不得终场，谁知都是鬼神暗中颠倒。这些举子，遇着考试，纷纷议论生风，那些中了的，自夸文章锦绣；那不中的，只恨试官两目无珠。不知自古道得好：

文章自古无凭准，只要朱衣暗点头。

怎奈后生辈，平日在个窗下，每每出口夸惊人之句，落笔称经世之文，又且古古怪怪，装作道学真儒；邈邈邈邈，做出名公样子。及至暗室之中，欺世盗名

，损人利己，无所不为。遇着一个色字，没骨髓钻去，不管人的死活，意忘却自己生涯。若说到利财，一边没眉毛，只要自得，义理也不暇分辨，名声也不及顾恤。图他暮夜之金，便忘四知之畏；看见金宝之物，那想骨肉之亲！念念守此阿堵，只道可以天长地久，可以垂子荫孙，他却不见世人厚蓄的，也有遇了盗贼，劫夺一空；也有生个败子，荡费几尽。正所谓：

积金非福荫，教子是良谋。

今说个唐朝有一士子，姓李名登，字士英。生来手内有个玉印纹，清透迈俗，聪明盖世。读书过目成诵，词成鬼服神惊，士林之中，都是推尊他是个奇男子。十八岁赴科，果然首荐鹿鸣。其时鼓吹喧闹，轿伞鲜明，跨马欢迎，士女挨挤而看。李生少年得志，喜气扬扬，人人赞道：

羨青年，名誉早，御苑争先到。鹿鸣首唱，白屋增荣耀。百辈英豪，尽皆压倒。试看他跨青骢，越显人儿俏。一举名扬，双亲未老。

坐在马上，眼见妇女悲纷纷杂杂，争先看他。内有口不谨的，称赞他年纪小小的，便中了解元。李登听了，心忙意乱，按捺不住。但是贺客盈庭，参谒无暇，分不出工夫便来谋算到女子身上去。过了几时，稍有余闲。只在居停间壁，有个人家姓张，父亲叫做张澄，经纪营生。止生一女，春天燕来时养的，就唤名燕娘，十分俊。但见：

芳姿凝白如月晓，举步金莲小。翠眉两蹙如云流，秋波一转，含恨使人愁。竹溪花浦能同醉，得趣忘身累。谁教艳质在尘埃，好把金屋贮将来。

一日，李登拜客归来，刚凑燕娘在门前看买彩线。李生出轿，一眼瞟见，好似苍鹰（蝇）见血，钉住不放，连那些家人、轿夫也看不了。燕娘抬起头来，见有人看他，没命的跑进去了，再不出来。李生正血气未字，戒之在色，从此朝思暮想，要寻个计较去偷情。谁想这个女子深闺自重，原不轻自露形，不要说偎红倚翠不可得，连面面相觑也不可得。有那趋炎附势的闻这风声，献策求媒，怎奈无隙可乘。正是：

任他巧设香甜饵，藏在深渊不上钩。

内中有个豪仆李德，禀白李生：“要此女子，何不为苦血计，寻个事端，奈何他的父亲，自然贡献我主。”李生闻言大喜，即令他去做作，事成重赏。李德竟往狱中通个消息与积贼，扳诬张澄同盗，拿去下狱。谁知他生平守分，邻里钦服，因此愿以身保。适值李登也要去会试，心急，只得丢手，回来收拾行李上京。

到了京中，场前寻寓，有个白家甚是清雅，即便赁居。主人白元，有妻郑氏，年方二十三岁，袅娜娉婷，极是可爱。李登一见，又不觉眉迷目乱，妄想引诱，日夕吟风弄月，逞自己伎俩；华衣艳服，显浪子风流。见他：

蜂狂蝶乱迷花性，雨意云情觉自痴。

李生终日偷寒送暖，何曾想着前场后场。一旦，白元有罪在官，正值巡城御史是李登的乡里，白元道是个居停主人，来小心求他说个分上。那李生弄他妻子不上手，反生了歹意，口里应承，心里思量扎他个火囤。拿个新中式的举人名帖，备些礼仪，来见御史，那御史见个同乡榜首，十分亲密。李生不替他救饶，反行葬送。御史不由分诉，竟将白元捕了。家中妻子着实埋怨。

李生带个陪堂，叫做王倒鬼，乘机将李生想慕芳容的实情，露与郑氏知道。郑氏也是活脱脱得紧的，一心又要救丈夫，夜间故意的妖妖娆娆，月下拜祷。李生此时色胆天来大，踱将出天井来，说道：“娘子求神，甚无影响，不若拜我李解元，倒有速效。”郑氏道：“只为求了李相公，做个惹火烧身哩！”李生说：“今日救火，只在娘子身上。”郑氏笑道：“奴家无水，何从救火？”李生说：“妇人自有菩提水，点点滴滴便能灭盛火。”两个言来语去，讲得入妙，携进兰房。正是：

忘夫龙虎分争斗，且效鸳鸯稳睡浓。

一来李生少年丰韵，二来郑娘云雨情浓，竟成男贪女爱。惟恐白元出狱，两下间隔，进场草草应付。出榜名落孙山，无颜久住，同年相约归家，一段风流罪过，又付东流了。

及至到家，毫不去温习古书，止在女色上寻求。忽听得邻居王骥家中有个女儿庆娘，却是个破瓜的闺女，妖娆体态，甚是可人。李生日逐走来走去，看见了就要欺心，百般去勾引他。又去教家中接他过来，教他做针指，假意记拜做姊妹，渐渐熟了，也不避忌李生。李生乘时挑弄，那庆娘年纪二八，也是当时日夜戏狎，惹得那女子春心飘荡起来。自古说妇女家水性杨花，有几个能决烈正性的？清清白白一个闺中女子，被他拐上了，朝眠夜宿，若固有之，他家父母来接，竟不放回。王骥也於无奈，不敢声扬，自家隐忍。

那李生专贪色欲，本领日疏，屡上公车，再不登榜。闻叶静法师能伏章，知人祸福，甚悉纤毫。李生斋沐谒法师坛中，说道：“余年十八，首登乡荐，凡今四举，不得一第，未识何故，求师入冥勘之。”法师唯唯，特为上草於掌文昌职贡举司禄之官而叩焉。有一吏持籍示法师，内云：“李登初生时，赐以玉印，十八岁魁乡荐，十九岁作状元，三十三岁位至右相。缘得举后，窥邻女张燕娘，虽不成奸，累其父入狱，以此罪，展十年，降第二甲。后长安旅中，又淫一良人妇郑氏，成其夫罪，又展十年，降第三甲。后又奸邻居王骥女庆娘，为恶不悛，已削去籍矣。”法师趋归语登。登闻之毛骨竦然，惶恐无以自容，终朝愧悔而死。正是：

美色人人好，皇天不可欺。

莫言室幽暗，灼灼有神□。

再说个徐谦，为新都丞，居官清正不阿。士大夫期许他为远到之器。那（他）自家也道根器不凡，要致君尧舜，做个忠良不朽事业。常见他书一律于衙斋座右：

立志清斋望显荣，滥叨一第敢欺公。

清忠自许无常变，勤慎时操有始终。

君亲罔极恩难报，民社虽微愿欲同。

矢志不忘期许意，赋归两袖有清风。

毕竟野有月旦，朝有公议，一日，檄充勘官，上下都仰望他秉公持正，扬善瘴恶，开释元辜，使善良各安生理。赴任之时，也不遗牌，也无头踏，清清净净，如过往客商一般，宿於境上。那店主人徐化前一夜梦见赤衣神道，到他厅堂示之曰：“来日有一徐侍郎到你家借宿，他是朝中贵臣，一清如水，守正不阿，尔可预备供应款待之。”醒来与妻子说知，叹其奇异。次日早起，洁净客房，铺设床帐，一应器具，无不全备，三餐品馔，极其丰洁。果然徐丞来到，徐化连忙小心迎接，自致殷勤。徐丞见他十分恭敬，反觉有不自安的意思。无奈徐化既是梦中有应，又是现任官员，怎敢轻慢？并随行家童，一个个都去周到。徐丞过了一宵，次早称谢而去。说道：

我愧在家不揖客，出路何逢贤主人。

随程攒路前进。来到任所，少不得门吏健皂，齐来迎候；升堂画卯，投文放告，一应事照常行去。

一日，将前任堆积的案卷取来审阅。内有未完事件，剖决如流，无不称快。但是百姓歌颂的固多，内中要夤缘脱罪的，又怨他执法严；有要谋淫人的，又恨他忒伶俐。吏书只要乘机进贡，阿谀万千；皂快只要奉牌拘拿，欺诳百出，弄得那文案七颠八倒，哄得官府头昏眼恼。一晚退衙，气狠狠说：“清官出不得滑吏手，我一人耳目，真是盘他不过，落得自己清，银子还替吏书趁去。”谁想这个念头一转，铁石硬的肠子竟绵软去了。遇这一个势家，素逞豪强，有一班乡人不知进退，逆拗了他，诬他成狱，也要在他手内覆勘，全怕露出些破绽，已约定丞行的按奈住了，正要乘个隙弄得他过去。

计就钳罢一空网，话撇深冤不得鸣。

谁想衙中一席话传出外边，那些衙门人，原是没缝的鸭蛋也要腌他盐味进去，既有了这个念头，怕不渗入？况又是势力极大的来头，一发容易对付。一旦早堂，清闲无事，那势家又是两衙门方出差还乡，特来拜他。为着一件诬人的事，要来智缚他。先称赞道：“下车来清廉之声盈耳。不肖别无可敬，带得惠泉六坛，衙斋清供。”徐丞初时只道是水，便说清贖自当……后来任满归家

，仍游旧地，主人先一夕又梦前神告之曰：“徐公此任，受人五百金，枉杀七十命。上帝已减寿三十年，官止於此，已无足敬矣！”徐丞意谓旧主重逢，愈加隆重，及至相见，淡然毫不为礼。徐丞怪而问主人，告以梦中之事，一一不爽。徐丞闻而骇异，且思此事成狱，非我枉法，何为即注在我的名下为惭德，心中大不其然。然来到家，候部中殊擢，久之寂然，方才醒悟。平生之苦，何为便为五（下缺）。

[完]